

頑

石

廬

經

說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三十

南菁

頑石廬經說五

德清徐養原新田著

黑水考

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餘波入于南海疏地理志益州郡故慎王國也郡內有黑水祠止盲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案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敦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敦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謂黑水出雞山者昉於山海經謂出張掖雞山者昉於孔穎達顏師古孔引水經而今本水經無其文顏不引水經而解與孔所引水經合則其說固有所自矣

按御覽引張掖記曰黑水出縣界雞山亦

名元圖昔有城氏女簡狄浴於元止之水即黑水也張掖記不知何人所作予則以爲黑水與黃

河同出昆侖無所謂雞山尤無所謂張掖之雞山也雞山見南山經不知在何郡惟知其必不在張掖何則張掖非南山也南山之雞山既非張掖之雞山南山所出之黑水亦非雍州梁州之黑水乃山海經之言黑水固非一處矣不更讀海內西經乎海內昆侖之虛河水出東北隅入禹所導積石山洋水黑水出西北隅南入海夫同一山海經也於雞山則從之於昆侖則不從於河出昆侖則信之於黑水出昆侖則不信其義安在或曰河出昆侖虛見爾雅故後人遵用其說非信山海經也曰山海經之言與爾雅相應此即其可信者黑水雖單文孤證然不謬乎經何爲其不可從吾謂言黑水者

不得已而取證山海經則舍雞山而取昆侖可也

按爾雅兩言昆侖則昆侖實有其處非如海上三山在虛無縹緲間也禹貢昆侖爲西戎之國國以山得名耳史記言漢使窮河源烏睹所謂昆侖夫必高二千五百里上有醴泉瑤池則誠不可得睹矣若猶是山也何不可睹之有然而古今異言方俗殊語徵之無可徵詢之無可詢雖置昆侖於前宜其熟視之而無睹也然則欲睹昆侖何道之從曰無難也有何在夫岷山吾不知爲岷山也知江則知岷山矣蟠冢吾不知爲蟠冢也知潒則知蟠冢矣漢武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此詔立於不敗之地試從河關以西溯流而上至水窮山盡處則昆侖見矣是故河源難尋昆侖易睹然則河源

果孰得其真曰星宿海在吐蕃界自闕展至和闐三千餘里之南自和闐至後藏三千餘里之東皆星宿海地也和闐卽于闐漢書言河源出于闐南山則與吐蕃河源相去不遠同在星宿海今星宿海之西有巴顏喀喇山吐蕃河所出也其北及西北復有二山曰阿克塔齊欽曰巴爾布哈此二山其卽于闐南山乎蒙古稱此二山及巴顏喀喇山皆曰枯爾坤枯爾坤者猶言昆侖也三山皆河所出故皆謂之昆侖于闐爲北源吐蕃爲南源

唐以前北源盛南源微故侯君集至吐谷渾望積石觀河源猶未知有吐蕃河

唐以後南源盛北源絕故杜佑曰大磧互數千里此處豈有河源

黑水則又在南源之南與

又三危旣宅三苗丕敘疏舜典云竄三苗於三危未知山之所
在昭九年左傳云先王居櫟於四裔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

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瓜州今敦煌也鄭元引
地記書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句富岷山則在積石之西
南地記乃妄書其言未必可信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也
水經前三洛水從三危山東過廣魏洛縣南今四川成都府漢州注洛
水出洛縣漳山漢書地理志云雒水出廣漢郡雒縣章山亦言出梓潼柏山山海經
曰三危在燉煌南句與嶧山相接山南帶黑水按今山海經此語則已佚矣
又山海經不言洛水所導經云出三危山所未詳

按三危所在當以地記爲正孔疏雖斥爲妄書然曰三危必
在河南則亦不以地記爲非也水經以爲洛水所出則去蜀
不遠矣山海經謂三危在燉煌南者蓋遠言之猶悔內東經
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閩西北若求浙江於閩則不可得也

杜氏以構杙爲三苗故謂允姓與三苗俱放三危後人因謂

三危在燉煌括地志云三危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四十里

此說殊不足信三危在積石之南

此大積石也孔疏謂在積石西南者當指小積石

岷山之西正當西傾之西南而地記云在鳥鼠西南者西傾

在鳥鼠西南三危又在西傾西南三者參相直

水道提綱

卷八江上

黑水河卽古所指茂州鐵豹嶺水也

按卽李膺所謂大渡

河見

出邊外番地有兩源北源出九里古拉達巴罕嶺在岷南

源之西南二百餘里

又名馬爾隆必拉在岷北源之正西西北距大積石可百餘里

水東北流

折而東南曲曲行二百餘里其南源西南自山中

名雅爾隆必拉在岷南源

之西

東北流二百數十里來會又東南百里入邊又東南百餘

里折南流八十里又折東南流九十里至長甯堡西北與大江

會別本圖二源皆東南流無東北流之道未知其審

按捉綱又云大江有二源北源曰岡山阿林南源曰那哥多

母精阿林山勢廣博自巴顏喀喇山連接而東千里不斷至

九里古拉達巴罕山即黑水河上源又東而北而東北為那

哥多母精山然則九里古拉達巴罕與岷山相接安知非即

古之三危乎

古黑水河至汶江微外當即南流為泲水其別派入江與否不可知古今未必同也

漢書地理志蜀郡禹貢桓水出蜀山

水經作岷山

西南行羌中入南

海元和志茂州通化縣本漢廣柔縣地蜀山在縣東北六里按廣柔故城在今汶川縣西北

禹貢和夷底績

水經注

三十

鄭元曰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地理志曰

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

案鄭解因桓是來以桓是為隴阪名然則鄭意漢志

桓水乃和夷之和非桓是之桓也然和夷當在西傾之南桓水之西貢道由西而東正合因桓之義鄭氏以白水打為桓殆失

之矣 鄭蓋讀是爲氏 說文云巴蜀名山岸脅之旁著欲落
書曰氏又云阪山脅也又云離天水大坂也按阪爲山有通稱
是天水大坂鄭意以阪釋氏因連音離耳氏乃巴蜀方言無關
秦隴鄭又云西傾雍州之山也雍戎二野之閑人有事於京師
者道當由此州而來是鄭意桓氏在梁州不在雍州明矣近世
主張鄭學者往往屈經從鄭并鄭意失之不可不辨理道盤折
謂之桓氏桓水亦以此得名貢
道出陸路來故曰因桓是來

按中山經云岷山其獸多麋牛郭璞云今蜀山中有大牛重
數千斤名爲麋牛竊詳郭注蜀山猶言蜀郡之山也班氏言
桓水出蜀山意亦如是郭氏泛言之不專指岷山班氏渾言
之實卽指岷山也若指廣柔蜀山何不繫縣下乎水經直作
岷山正合班意李膺所指大渡河之源亦卽此耳 又按和
旣讀爲桓而後又與和聲相近疑泚水卽桓水也漢世但知
汶江微外有入江之泚水不知蒲氏道微外有入南海之桓

水班氏亦不甚分明故兩見之而繫桓水於郡下但言蜀山不言岷山以示闕疑之意禹貢言黑水入南海班氏言禹貢桓水入南海雍梁之間未必有二水俱入南海蓋黑水既湮先師知桓水所行卽黑水故道班氏采獲舊聞故不志黑水所出而特志桓水所入以見之

黑水之有桓水猶弱水之有羌谷水也班氏於弱水止載

桑欽說亦傳疑也於羌谷水則云至居延入海又曰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明羌谷水與弱水合流也

又按

桓水出岷山而西南行則必入黑水河矣禹時惟此以上謂之桓水後世則并黑水河以下通稱桓水或謂之緄水或謂之大渡河而桓水直至南海則其名之所包更遠矣

李膺益州記云羊膊嶺水分二派一南流爲大江一西南流爲大渡河 王應麟地理通釋云大渡河一名羊山江源出鐵豹

嶺卽岷山羊膺嶺之異名也

按岷山廣博松潘茂州皆有之而江源當以松潘爲是則大渡河所出之鐵豹嶺實在松潘不在茂州也大渡河出羊膺嶺西南流與桓水出蜀山西南流水道脗合故知大渡河卽桓水矣桓水爲泝水上源青衣之大渡水入泝故謂泝水爲大渡河并其上源亦謂之大渡河也

漢書地理志蜀郡汶江縣

故城在今茂州北

泝水出徼外南至南安東

入江過郡二行三千四十里

說文泝水出蜀汶江徼外東南

入江从水我聲

按漢志作泝字之誤也水經注引呂忱字林亦作泝則其誤已久

水道提綱

卷八

陽江卽大渡河源自灌縣西南境大邑縣邛州西北境霧

中圓覽牛心三山以西諸山經小金川司大金川司至上下魚

通曰大渡河 乾隆府廳州縣志雅州府清溪縣泅水今名大

渡河在縣南白茂州西南徼外發源經打箭爐流入與越嶲廳

分界

按越嶲廳即漢越嶲郡圍縣

按今之大渡河其源與古異蓋汶江徼外之道已湮也漢志
雖繫泅水於汶江徼外而云行三千四十里蓋并上源之桓
水謂之若自汶江至南安則無此數今大渡河發源於邛州
徼外去茂州不遠財千五百里耳

水經注

卅二

布僕水出徼外成都西沈黎郡旄牛道

今清溪縣在邛

崃山表

卅崃山在今榮經縣西南

水從縣西布僕來

旄牛道一作旄牛縣布僕疑山名

分爲

二流一水逕其道又東逕臨邛縣今邛州入文井水文井水又東

逕江原縣

今崇慶州

縣瀆文井江

卅即文井水

文井江又東至武陽縣

今新津縣

天社山下入江其一水南逕越揭邛都縣西今西昌縣東南至雲南

郡之青蛉縣今雲南楚雄府大姚縣入于僕僕水又南逕永昌郡邪龍縣

而與貧水合又逕甯州建甯郡今雲南府厯雙柏縣即水入焉又東

至來唯縣入勞水僕水東至交州交趾郡蒼冷縣南流入于海

按至卷治入海者勞水也此乃云僕水者所謂異流沿注互受通稱也南中水多類此漢書地理志蜀

郡臨邛僕于水東至武陽入江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按即布僕水所

入之文并江也又越嶲郡青蛉僕水出徼外東南至來唯入勞過郡

二行千八百八十里又益州郡來唯勞水出徼外東至蒼冷

唐為峯州在雲南入南海過郡三行三千五百六十里

按布僕水在旄牛之西當泚水之納故得至臨邛入文井江

其南逕邛都者必越泚水即是泚水之下流也泚水至旄牛

徽外分爲二流其一東入江其一與布僕水合流而南

海內經南海之外黑水青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

漢書地理志蜀郡旄牛鮮水出徽外今打箭爐南入若水若水亦出

徽外南至大柞當與定柞相近入繩又越檣郡遂久廐縣在今鹽源

西縣繩水出徽外東至夔道入江若水即今鴉龍江水經注若

水東南流鮮水注之一名州江大度下文作度水出徽外至旄牛道

南流入于若水又逕越檣大柞縣入繩按漢志言若水入繩麻注言鮮水入繩亦因合

流而得通稱也

按鮮水下流疑與布僕水合布僕水本大渡下流故又名州

江大度布僕水自北而南要必越若水繩水然後至青蛉入

僕也水經又言若水南過越檣即都縣西亦即布僕水所過之境鄭氏又云繩水瀘水孫水淹水大渡水隨決入而

納通稱是以諸書錄記羣水或言入若又言注繩亦咸言至樊道入江正是異水沿注通為一律按大渡水即州江大度也鄭氏於羣水獨不言布僕僕雖自入僕然既注繩若則亦分流入江鄭氏不數故疑布僕即大渡水

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滇池今雲南府大澤在西滇池澤在西北

有黑水祠按大澤當即滇池下流鄭氏言溫水西會大澤與葉榆僕水合又言葉榆與僕水同注滇池澤明大澤與

滇池澤二而一者也今葉榆溫水俱不入滇池僕水無考滇池下流為普渡河入金沙江又按華陽國志滇池縣有澤水水神祠祀亦有溫泉如越嶲溫水此言黑水祠乃祀滇池之神而縣界又有溫泉耳劉昭注郡國志於黑水祠下引此云水是溫泉似以黑水為溫泉殆誤會常氏意也

又牂柯郡鐔封溫水東至廣鬱今廣西思恩南甯二府入鬱過郡二行五

百六十里又鬱林郡廣鬱鬱水首受夜郎豚水東至四會今屬

廣東肇慶府及廣州府新會縣入海過郡四行四千三十里水經注溫水出

牂柯夜郎縣廢縣在今貴州石阡府城西南又西逕昆澤縣南又逕咏縣今雲南曲

靖府南又西南逕滇池城池在縣西北又西會大澤與葉榆僕水合

又東南逕將柯之毋單縣又東南逕興古郡今雲南之廣西羅平

府貴州之安順南籠之毋梭縣東又東南逕律高縣南今曲靖府馬龍州亦屬興

又東南逕梁水郡東南逕鐔封縣北按漢志溫水在鐔封縣下蓋自毋單至鐔封凡

溫水所行之道漢志皆屬之僕水也又逕來惟縣東而僕水右出焉又東至鬱林

廣鬱縣為鬱水

漢書地理志益州郡葉榆今雲南大理府太和縣葉榆澤在東 水經益

州葉榆河出其縣北界屈從縣東北流注自縣南逕遂久縣東

又逕姑復縣西又東南逕永昌邪龍縣自邪龍縣東南逕秦臧

縣今雲南府南甯民縣南與潯即僕水同注滇池于連然雙柏縣也連然今安甯州

自澤又東北逕滇池縣南又東逕同並縣南又東逕漏江縣又

逕賁古縣

今臨安府建水縣

北東與盤江合經入牂柯郡西隨縣北爲

西隨水又東出進桑關注葉榆水又東南絕溫水

按葉榆與勞水俱至蒼冷

葉榆由牂柯西隨至蒼冷勞水由益州來惟至蒼冷是勞而東水在西葉榆在東也葉榆絕溫水處蓋在今廣南府界

南注于交趾經過交趾蒼冷縣北分爲五水絡交趾郡中至南

界復合爲三水東入海注北二水左水東北逕望海縣南又東

逕龍淵縣北又東合南水水自蒼冷縣東逕封溪縣北又東逕

龍淵縣故城南又東左合北水又東逕曲易縣東流注于浪鬱

經言三水此其二也其次一水東逕封溪縣南又西南逕西于

縣南又東逕羸樓縣北又東逕北帶縣南又東逕稽徐縣中水

又東逕羸樓縣南自縣東逕安定縣北帶長江又東流隔水有

泥黎城又東南合南水南水又東南逕九德郡北江水對交趾

朱載縣又東逕浦陽縣北又東逕無切縣北又東逕句漏縣縣
帶江水江水對安定縣又東與北水合又東注鬱亂流而逝矣
此其三也平撮通稱同歸鬱海故經有入海之文矣 元和志
交州龍編縣朱焉江在縣北卽樛同葉榆水之一源也按葉榆河
海今洱海上源爲黑水河出浪穹縣及劍川州東南界山其下
流入瀾滂江漾滂江入瀾滄江瀾滄江至越南爲富良江源流
與古迥異富良與朱
焉未知是一是二

按溫僕葉榆三水既會滇池則已合而爲一矣復由滇池流
出分爲二道其一道東南流仍爲溫水至來惟又分二派一

派東行洪氏以爲卽南盤江至廣鬱入鬱一派從右出仍爲僕水與勞

水合東南至堯冷縣入海按葉榆至堯冷分而爲五合而爲

來當與之合不能越之而東出然江水注云僕水至堯冷縣
南流入于海則勞水乃南流獨自入海不東合葉榆也後漢

耆馬援傳援奏言西于縣遠界去庭千餘里請分爲封溪望
海二縣此三縣界俱有葉榆水則流逕千里矣又通典瀘陽
縣屬驪州驪州北距安南都護府治當亦不下千餘里勞水
南流須環西于南界至驪州入海海口距卷冷甚遠漢志言
勞水行三千五百里蓋通海口計之其一道東北流仍爲葉榆水至賁古與盤
江合洪氏以爲即北盤江又東南與溫水合今南北二盤合處在廣西泗城府界復分二

派一派與溫水俱東入鬱一派絕溫水而東南至交趾郡復

東合鬱水至四會入海

按浪水入鬱謂之浪鬱鬱水入海謂之鬱海溫水注云鬱水南逕廣州南

海郡西浪水出焉又南右納西隨三水又南逕四會按道元云鬱水至壽冷入海壽冷本日南西捲縣地宋始析置去南海三千餘里與漢書大異可疑漢志鬱水首受夜郎豚水至四會入海過郡四行四十里郡四謂牂柯鬱林蒼梧南海也若至壽冷入海則豈止四郡亦豈止四千里乎浪水注云其一南入者鬱水別派至四會入海者道元之所謂四會乃交趾之四會浦非南海之四會縣名同實異易於混淆不可不辨鄭意浪水南行者即鬱水之正流其東出者自是浪水別派然則桓水入海之道有二一由卷冷一由四會也非鬱也

言黑水者紛如聚訟東樵先生力主韓汝節說謂梁州黑水與雍州不同辨論甚詳究其大旨一言以蔽之曰吐蕃河不可越耳誠知黑水之源在河源南則初無隔閼而雍州梁州之黑水不必岐而二之也夫黑水班鄭所不知或疑天問云危安在似屈子時已不知黑水所在今以張掖記攷之元趾卽簡狄所浴之水屈子之意謂若以元趾爲黑水則三危安在乎蓋所問在元趾後人何敢臆斷然沿波討源似猶有可非不知黑水所在也

言者開嘗本之山經參之地記稽之班書鄭注於雍梁二州閒得水道凡六曰黑水河曰桓水曰泝水曰布僕水曰僕水曰勞水就此六水觀其會通則知雍州之水可至于梁梁州之水可至于海其果爲黑水故道與否固不敢知然由是求之庶幾雖不中不遠耳

三危在積石東南黑水入雍州境過三危東約三四百里可界雍之西南

境自瀚氏道至大柞約二千里可界梁之西境

若謂雍州黑水必繞出星宿海而入
緬甸之金沙江則恐無是理按金沙江即今後藏之雅魯藏
布江南流至厄訥特克國入海其國更在緬甸之西去中國
絕遠禹時未聞重譯而至即或訪知有是國爲黑水所經古
史矜慎不應以傳聞之詞著之簡策又况導之云者東樵先
生以爲禹治水躬親其事或遣官屬往治之及九州功畢其
水之大而切於利害者凡九禹舟行從源至委核其治否故
謂之導則彼厄訥特克豈禹舟行之所屆哉至若菴冷四會
去荊州不遠義叔於是測日影焉聲教所通遣官屬往視不
難核實舍此而問金沙江與夫條支弱水何以異其不然也
必矣

于闐地勢極高故張騫言于闐之東水皆東流張捷伊
吾並在于闐東其水斷不能西行至于闐而繞出河源

也

附錄水經注

卅六

自朱提至焚道有水步道

句

水道有黑水

羊官水

按此亦有黑水之名與瀘江合流者也

渤澥記

水道提綱奉天府甯海縣旅順城三面懸海南望登州蓬萊僅

二百五十里

南過海至北黃城島僅百餘里

西望天津千里海自旅順城折而

北經城西其西爲鐵山島

又西爲雙島

又北而東爲甯海縣西又北

稍西爲復州城有小水口三復州城西南爲長興島

島大數十里海中洲

之巨

又北而東爲永甯監城李官屯熊岳城蓋平縣之西有小

水口三

熊岳水口西有兔兒島蓋平縣西有連雲島皆小洲

又北有耀州河口又西北爲

海城縣西南之大遼河口又西北經右屯衛南有小水口二至

衛南爲大凌河口又西經錦州府爲小凌河口又西稍南經松

山杏山東南塔山村東

東有小筆架大筆架二島

又西南經連山雙橋二城

甯遠州東南水口

口東南有桃花菊花二島菊花卽明所稱覺華島也

又西南經沙河所

中後所高兒河前衛中前所五城南有小水口五又西入直隸

界爲山海關南

自山海關之南東北至大遼河口六百餘里

自山海

關之南經山海衛南又西南經撫甯縣東南有小水口四又西

南經昌黎縣東南有小水口二又西南經樂亭縣南之齊家莊

爲永平府之灤河口又西有小水口又西經灤州南又西經順

天豐潤縣南之潤河莊南有小水口三又西經神堂韓沽南寶

坻縣東南境爲薊運河口海折而南經武清縣東南境爲新河

鎮東卽天津直沽口也口曰大沽有海神廟當天津府之東南

東北至山海關六百里南至山東界二百五十里東南至山東之登州府八百餘里海自直沽南經靜海

縣東又南稍西為青縣東之濟溝小口又東南經鹽山縣東北

又東南入山東界自武定府之海豐縣東北有大沽口又東南

經清化縣濱州東北又東南為利津縣東北之大清河口俗曰口東省巨川

惟大清河又東南經蒲臺縣東北又東為青州府之博興縣

樂安縣東北即小清河口也又東南經壽光縣北萊州府之濰

縣東北昌邑縣北有小水口五濰水口其大者自小清河口而東為彌河口為

黑洋口為于河口為白狼河口又東為濰口俗曰淮河又東為北膠河口又東為海倉口

又東北經萊州府治掖縣北北有海廟口其西曰芙蓉島又北為三山口又

東北經登州府之招遠縣西北有界河口又東北有地懸入海

中曰岬巖島又東北經黃縣北有小水口西北曰桑島又東北經登州府

治蓬萊縣城之西北而東蓬萊閣在府西北北有廟島西北曰大小黑山二島東曰長山島又北曰

候雞島高山島又北曰鼉磯島稍細又東北曰碗磯島稍大長

山島之東曰沙門島小竹大竹二島皆在府東北灣子口之北

○海自海豐至蓬萊蓋千有餘里海中洲嶼落落如星羅碁布其大者曰大欽

小欽南黃城北黃城四島並在長山島西廟島之東北與旅順口隔海相望

按古碣石在昌黎縣南自旅順西距碣石五百里而贏自大小

凌河口南距海倉口千里而縮此古之勃澥也碣石以西本古

之遼河今則與勃澥混為一壑矣乾隆府縣圖志直隸永平府渤海在府南一百六十

里東連遼海西抵天津南通山東登萊沽瀚千有餘里自直沽

之北折而東去豐潤灤州之南各一百二十里樂亭縣南四十

五里又遙遶東北遠昌黎撫甯二縣東南厯山海關接甯遠州

界其在昌黎縣南者又名溟海去縣三十餘里海至此突然北

出七里而贏亦曰七里海。順天府

賈坻縣七里海在縣東南百三十里

史記河渠書曰同為遼河入于勃海漢書溝洫志同此蓋經師相傳

之說勃海非大海亦非逆河辨別甚明其說自不可易自程
大昌謂勃海卽逆河逆河之東卽大海胡牕明從之予以爲
不然勃海之名起于戰國見齊策及列子亦曰少海見韓非
子一曰勃解見子虛賦及說文雖非禹所名然流俗相傳必
有取義河也而謂之海其義安在夫江至海門爲江尾未聞
海門之西可謂之海也何獨於逆河而有勃海之名說文曰
郭解海之別也俗本誤作海之別名也錐指引此不誤應劭注子虛賦曰勃解
海別支也索隱引齊都賦曰海傍曰勃斷水曰解先儒說勃
海初無異義蓋碣石東至旅順海水之別而入者也故謂之
勃海碣石西至直沽河水之合而出者也故謂之逆河至于
碣石入于海由逆河而入勃海也夾右碣石入于河由勃海

而入逆河也河海之分不容稍有假借豈得謂河之尾卽海之別乎今就諸書攷之齊北有勃海豈謂有逆河乎遊少海豈謂遊逆河乎浮勃解豈謂浮逆河乎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相傳在勃海中豈謂在逆河中乎其尤可證者封禪書載秦八祠四曰陰主祠三山則在今掖縣也五曰陽主祠之罘則在今福山縣六曰月主祠之萊山則在今黃縣也而皆在齊北傍勃海然則古勃海東界當以之罘爲限更在旅順東一百五六十里福山蓬萊黃縣掖縣以次而西壤相接也始皇二十八年旣封泰山乃竝勃海以東過黃腫窮成山登之罘腫爲漢牟平縣卽今之福山黃腫之罘成山卽八祠之四惟成山濱大海餘皆在勃海腫在黃之東之罘又在腫東故

曰傍勃海以東此二條蒞勃海處所確有明據去逆河遠矣
戰國倡其名秦人詳其處漢儒詰其義了無可疑何所見而
必爲異說乎古無勃海之名故禹貢但言海不言勃海海之
別支亦卽海矣經之所無置而弗道可也若泥其文以勃海
爲逆河而非逆河所入之海於經則無徵於史則不合故不
敢從乾隆府廳州縣圖志青州府樂安縣東北及壽光北界皆瀕勃海按此則勃海西境極於樂安東北自此以西
則爲逆河胡肅明曰漢人以渤海爲海而不知其爲逆河遂謂逆
河在南皮浮陽河自章武入海不至碣石誠知勃海卽逆河
而碣石負海當逆河之衝則諸說不攻自破今按逆河當由
今天津傍北岸以入海而孔疏云勃海郡名北距碣石五百餘
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則似由今豐縣沿南岸以入海

其阻斷在此非因誤初勃海之故也以勃海爲海河不至碣石以勃海爲逆河河卽至碣石乎且漢人未嘗不以逆河爲勃海漢勃海郡正在逆河之傍王莽改曰迎河迎河者逆河也蓋自九河旣塞逆河僅存其名復爲海水所蕩溢五百里與勃海混而爲一遂蒙勃海之名謂逆河蒙勃海之名則可謂勃海專指逆河則不可又按勃海亦非一處海內東經曰琅邪臺在勃海閒是齊南亦有勃海也南膠河口在此而北海南北相通元人嘗於此議開運道蓋凡海之別支皆得名勃海耳萊陽縣南曲入二處高麗之北有勃海關蓋亦以海曲得名爾雅十藪齊有海隅海隅猶言海濱齊語曰渠與於有渚賈侍中曰渠與裨海也水中可居者曰渚子虛賦曰東階巨海階與渚古字通勃海也裨海也海

隅也其實一也

狸首詩考

狸首曾孫大射儀注云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謂之曾孫曾孫者其章頭也然則曾孫之詩漢世儒者皆能讀之二鄭亦嘗見其全篇非他逸詩偶因傳記微引而僅存數句者比且其詩今故尙在也不讀大戴投壺篇乎於曾孫侯氏八句下復有質參既設四句弓既平張十二句嗟爾不甯侯五句語意相承其爲一詩無疑中間或雜以他語則錯簡也此非曾孫之全篇乎夫投壺本奏狸首而篇末特載曾孫之詩則曾孫之爲狸首明矣元熊朋來及近世秀水朱氏亦見及此顧朱氏以嗟女不甯侯爲首章則與曾孫

爲章頭之說不合當仍大戴原文爲是其名篇之義則大射注
釋之已詳孔氏射義疏云篇中有狸首二字故以爲名此說非
是篇中無狸首字故鄭取詩中之言釋名篇之義若本有此二
字則其義已顯何庸復釋且當時亦不至失之而謂之曾孫矣
詩固有不取篇中字爲名者小雅之巷伯大雅之雨無正頌之
酌賚般是也何獨於狸首而疑之然詩第言諸侯不朝故抗而
射之不言射其首也鄭以篇名狸首故以射首言之皮侯之棲
鵠猶獸侯之畫頭有首象焉或曰狸獸名也射人王大射則以
狸步張三侯注云狸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必獲是以量侯道
法之然則詩歌狸首猶張侯用狸步雖非鄭義亦可以備一說
或又疑騶虞采蘋采芣皆風詩也曾孫詩似雅其體不類騶虞

言田射采蘋不言射狸首則專言大射其詞不類夫堂上
堂下之樂必以類從故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一類也南陔白華
華季一類也他樂則不必相類趨以采芡行以肆夏采芡肆夏
豈相類乎然則何以不載於經曰偶逸耳逸於經而存於禮則
記者之功大矣

韎韐說

韎九能謂晉語卻至以韎韐之附注韋昭注云鄭後司農說以
爲韎茅蒐染也韎聲也昭謂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
也今本毛詩贈彼洛矣箋云韎韐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與
韋昭所引不同蓋後人妄增也蒐今音所鳩切古音當讀如鬼
故茅蒐二字急疾呼之則成韎然則韎之一字已當茅蒐二字

不得以𦵏當茅以𦵏當蒐也後人之誤由誤讀毛傳所致傳云
𦵏𦵏者茅蒐染艸也一曰𦵏𦵏所以代鞞也云𦵏𦵏者此與下
爲目也云茅蒐染艸也一曰𦵏者此釋𦵏之名也染艸本名茅
蒐一名𦵏也定本作一入曰𦵏亦通賈逵曰一染曰𦵏正與毛
傳合覲定本愈見𦵏字當絕句若云一入云𦵏所以代鞞也者
曰𦵏𦵏則下所以代鞞也如何可接此釋𦵏之制也士用𦵏大夫以上用鞞祭服曰鞞常服曰故曰
鞞所以代鞞也孔穎達不得其讀乃曰一染謂之𦵏𦵏一似𦵏
𦵏二字相連成文不可拆分者然則𦵏韋之跗注又何以稱焉
鄭注儀禮曰𦵏𦵏組蔽也又注玉藻云組黃白之閒色所謂𦵏
也鄭專以𦵏釋組未嘗連𦵏字言之說文𦵏在市部其說曰士
無市有𦵏其色𦵏淺不得與裳同無市有𦵏卽𦵏以代鞞之意

其色𦵏淺卽黃白關色之直又章部𦵏茅蒐染章亦與毛鄭說合總之茅蒐爲𦵏初不連𦵏爲文毛許鄭三君之說若合符節又鄭注儀禮曰齊人名𦵏爲𦵏𦵏此𦵏字亦後人所加賈疏云周公時名𦵏艸爲𦵏草以此𦵏染章合之爲𦵏因名𦵏爲𦵏𦵏也此說最明蓋𦵏者𦵏之別名也𦵏者𦵏之別名也以𦵏爲𦵏謂之𦵏𦵏齊人自名𦵏爲𦵏耳若以𦵏𦵏兩字爲艸名亦將以𦵏𦵏兩字爲色乎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三十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二十一

南菁書院

頑石廬經說六

德清徐養原新田著

黃鍾之宮解

禮記月令呂氏春秋適音古樂史記律書周官攷工記皆言黃鍾之宮僭說未明今解之曰旋宮之法以一律含五聲以一聲周十二律有黃鍾之宮則必有黃鍾之商黃鍾之角此以一律含五聲也有黃鍾之律繼之五正聲皆由濁生清附論見後乃復由清生濁令角聲微下與姑洗相中然後由姑洗生應鍾由應鍾生蕤賓得和繆二音和繆以律繼聲而五聲亦各當一律於是因七音而有七律是和繆與角本不相屬賴角生姑洗爲之轉關淮南此條深明七律之義而微蔡氏說則淮南之義亦未易

明也說者謂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皆間一律唯角徵羽宮之間相去二律故以和繆彌縫其闕予謂姑洗爲角使之微濁正爲蕤賓地南呂爲羽使之微濁正爲應鍾地蓋五正聲本無欠闕不待補也其在七音則和繆不可缺然和繆之設乃所謂以七同其數者非補苴罅漏之謂先爲七音乃後以律和之非按律求聲也若漢武詔曰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就五聲而以律相準則角徵羽宮之間真有罅隙矣是故聲律相準專爲七音設法以七律準七音則可以五律準五聲則不可或曰史記宮數八十一徵數五十四商數七十二羽數四十八角數六十四唐孔氏謂以數相準況

昭二十年左傳正義

然則五聲清濁之差亦有疏密不得如階級然曰史記所言乃

律數非聲數觀其標題而知之矣三分損益是律呂相生之法
因以律準聲故以律數爲聲數爾凡令春音角數八夏音徵數
七秋音商數九冬音羽數六中央土音宮數五五位相得而各
有合自十至六五聲一周自五至一又一周焉以相準況庶幾
得之夫以律準聲本不甚密然周人作之必有劑量之法故能
變而不失其正後世律呂失傳徒知音之有七而不能以律和
其聲循聲索律茫然失據隋以林鍾爲黃鍾宋以夾鍾爲黃鍾
俗樂二十八調以夾鍾宮爲仲呂宮林鍾宮爲南呂宮而律舛
矣燕樂以變徵爲宮變宮爲角管色以合字爲宮又以四字爲
宮而曰商聲而曰太簇聲軫轡支離無所是正皆爲七律所誤
也昔陳暘以四清二變爲樂之遺議欲去之然不能明言其故

故終無以取信於人誠知聲自聲律自律聲止於五未嘗有七律以立均非以準聲則四清二變不待放而自無矣

徵爲下徵角爲清角荀勗笛律與此合以五行相生之序爲五聲清

濁之差此相生之一法也凡五聲無不可相生者上五聲窮

於角至角無可生矣今欲加和繆二音和繆京房謂之變宮變徵沈括曰變宮變

徵實非宮徵毛奇齡曰有正始有變豈有正未及而先有變者據此二說則不若和繆之名爲當故移聲以

就律角既清於姑洗而清角又清於正角則角與姑洗離而

爲二故可以相生既生姑洗則聲變爲律矣遂由姑洗生應

鍾由應鍾生蕤賓此節七生字其例不同上四生字皆下生也角生姑洗則上生矣應鍾蕤賓仍一下

上是應鍾蕤賓生於姑洗非生於角也夫聲至角而已窮和

繆以律相生使五聲窮而不窮此七音所由成也姑洗爲角

正音也在七音爲正音應鍾生於姑洗故得比於正音而爲
和凡類應鍾爲和非正音也蕤賓生於應鍾故不得比於正
聲切音而爲

論樂者動輒言律每辨一聲不曰宮聲而曰黃鍾聲不曰商
聲而曰太簇聲或爲之說曰凡專言宮商者皆屬黃鍾均太
簇爲黃鍾之商太簇聲猶言商聲也然則大夷夾無仲五律
黃鍾均所無復是何聲乎

變宮變徵由於聲律之相配若聲自聲律自律則二變無所
施矣然其音不可廢也蓋管色乙字乃宮之低者非所謂變
宮也管色凡字乃角之高者非所謂變徵也商亦有低者卽
管色句字是也宮商角各有二音兩兩相連與徵羽之隔八

相應者不同故必廢二變之名然後各得其實而句字亦非贅設矣

旋宮說

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者五色自還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清者五味自還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者五聲自還也旋之爲言循環無端之謂也陳仲儒曰十二之律必須次第爲宮予謂十二律皆宮聲也十二宮並列初無次第是故聲可旋而律不可旋以七音行乎十二律自黃鍾至應鍾六宮遞而不旋自蕤賓至仲呂六宮旋而不周俱非旋相之義國語七律後之言旋律者祖焉然未必盡得其意以本文攷之有黃太夷無四宮似專以六律爲宮而六呂不用六呂所謂六間謂

在六律之間也如呂亦爲宮則律又在呂間律呂互爲間如六
間之義何要不若旋聲之近於自然也淮南子云變宮生徵變
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此旋聲成五調之法記曰聲相應
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鄭君注云樂之器彈其宮則衆宮應然
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方猶文章也此記及注可補鴻烈解

詁雖變之使雜仍依相生之序條理秩秩故能成方

鄭注又云宮商角徵

羽雜比曰音單出口聲然則音與聲異經傳或言五聲或言五音人有分別七音猶五音和穆不爲調非無調也有之而不用
猶五音左氏昭元年傳云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

不用商

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
淫聲君子弗聽五節五聲之節有節則不亂能旋則不窮大不
踰宮細不踰羽大則聲遲細則聲速大者爲本細者爲末自宮

至羽五聲一周周而復始宮爲宮則羽爲羽羽宮相及也商爲
宮則宮爲羽宮商相及也角爲宮則商爲羽商角相及也徵爲
宮則角爲羽角徵相及也羽爲宮則徵爲羽徵羽相及也段安
節樂府襍錄云宮逐羽聲卽相及之謂矣左旋則宮逐羽聲
右旋則羽逐宮聲因
五聲遂成五降蓋遲速本末相及者旋聲也中聲以降者立調
也聲可旋故立一調而五調皆得五降專就弦音立說詳見而
琴論

五節之旋則固樂之通例也五調主聲皆正聲也清聲非正不
爲調主宮商角有清聲徵羽有濁聲就五正聲而論則宮爲中
聲就清聲濁聲而論則五正聲皆中聲故皆可以爲宮
而清濁皆不可以爲宮荀勗謂清角不合雅樂以此○漢宣帝
時趙定龍德並善鼓雅琴時聞燕爲散操多爲之涕泣者夫樂
以和平爲貴使人聞聲而泣詎雅音乎竊疑二子之琴不純乎
雅也後漢劉昆亦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昆之雅琴豈卽龍趙
之遺聲邪雅琴外兼知清角之操固無不可若卽以清角爲雅
琴則必爲荀勗所嗤矣光武令桓譚鼓琴好其繁華其五降之

後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六律各有五音調其音使不
軟木律之外則正矣自漢以來所謂宮則必有太簇之宮姑洗
之宮此以一聲周十二律也夫宮音之主也得其主則四聲不
召自來一均之中唯宮有管餘四聲俱屬虛舍是故十二管皆
宮聲也然則黃鍾之宮卽黃鍾也言黃鍾足矣之宮二字不已
贅乎中央士律中黃鍾之宮十一月律中黃鍾分而爲二是必
有說說者乃以三寸九分爲黃鍾之宮九寸爲黃鍾然史記明
以九寸爲黃鍾之宮且九寸與三寸九分清濁相應其音正同
安知卓氏之量止中三寸九分之音而不中九寸之音乎案隋
書音樂志引皇侃禮記疏云旋相爲宮者十一月黃鍾爲宮十
二月大呂爲宮正月太簇爲宮餘律放此侃以月律論旋宮本

之鄭氏其義甚精凡律之用或以候氣或以審音鄭注月令云
律候氣之管注體運云布十二辰始于黃鍾終于南呂更相爲
宮是月律當兼候氣審音二義若專主候氣則律中黃鍾之宮
理不可通故鄭注中央土仍引禮運旋相爲宮以爲證孔疏云
此論聲應非論氣應四時之律皆取氣應而土王之律獨取聲
應者一者欲與四行爲互二者爲無別候土氣之管故也如孔
疏言四行之律亦取聲應明矣夫候氣祇憑一管審音必具五
聲故皇侃又云十二管各備五聲律管無孔一管祇一聲耳自
宮聲外餘四聲雖借役他管
適完一管之分量五聲成一調亦見考經傳言律呂往往以調
故曰各備五聲
言之如奏黃鍾歌大呂謂奏黃鍾調歌大呂調也然則律中黃
鍾謂中黃鍾一律之宮調其言黃鍾之宮乃專指一聲耳月令
律中

黃鍾之宮是對太簇之宮姑洗之宮言之故曰律與氏
聲中黃鍾之宮是對黃鍾之商黃鍾之角言之故曰聲

隋書音樂志下古有宮商角徵羽五引迎氣於五郊降神奏

之月令所謂孟春其音角是也蓋非但律呂以調言卽五音

亦有以調言者

記曰聲成文謂之音然則五音與五聲似有別

姚察許善心等極言

古無用商角徵羽爲別調之法蓋不解周官三大祀樂之義

別有說
見後

按月令言音與律既皆以調言則所謂其音某律中

某者兩句連文實一串事仲冬之月其音羽律中黃鍾正謂

奏黃鍾律之羽調耳中央土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則奏黃

鍾之宮調因仲冬言律中黃鍾故加之宮二字以別之亦互

文見義其音宮則律中黃鍾之宮其音羽則律中黃鍾之羽

矣呂覽史記以管言攷工以聲言月令以律言其文雖同其

義各異

月令每月之首用其字者凡六句唯兩句不言其皆連上為一事律中某連上其音祭先某連上其祀

列子湯問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

鍾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及冬至而叩徵弦以激蕤賓張

湛曰商屬秋南呂八月律角屬春夾鍾二月律羽屬冬黃鍾

十一月律徵屬夏蕤賓五月律此足與月令相發明彼與候

相及故曰召曰激此正應故曰中其為音律通融則一也

中者

不召而自來不激而自發者也

三樂說

大司樂圖鍾為宮一節其旋聲之法乎朱子曰五聲無商非無

商音乃無商調

古無商調猶後世無徵調也蓋後世認徵羽之濁聲為宮商因誤認宮商角為角徵羽古商

居第四後世徵居第四故後然則此經之宮角徵羽皆以調言世所謂徵調即古所謂商調

也上文六歌六奏皆宮調也此節三奏則兼用宮角徵羽四

調而此四調又非取之一律如冬至祀天之樂先奏宮調以圜

鍾律之宮調爲之

依苟助法是爲夾
鍾笛之正聲調

次奏角調以黃鍾律之角

調爲之

足爲黃鍾笛
之清角調

次奏徵調以太簇律之徵調爲之

是爲太
簇笛之

下徵

次奏羽調以姑洗律之羽調爲之四調分屬四律每律各

取一調然則經何不言圜鍾之宮黃鍾之角曰此三節俱以凡

樂二字領之蓋上文六樂專奏宮調此三樂乃樂之大者故必

合四調以成一部爲字屬樂不屬律

圜鍾爲宮猶言以圜鍾之
宮調爲祀天樂之宮調下

二句與旋宮之法迥別

梁三朝樂有相和五引亦以調屬
樂但彼專奏黃鍾一均與此不同明乎

此則三樂用律之義亦可得言矣祀天四調用長短相次律也

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爲長短相次之序當截用首四

律而大呂爲黃鍾之合用黃鍾則不用大呂

蓋亦取物不兩大之意又黃鍾爲陽

律之首大呂爲陰呂之首祭天

故去大而加姑自夾至黃逆行

不用大呂猶祭地不用黃鍾也黃鍾居陰聲之首夾鍾居陰聲之末今以夾先黃又地祇人鬼

之律皆兩陰兩陽天神獨一陰三陽而以一陰居三陽之上是亦與下起元自無之有之義自太至姑順轉錯綜以盡其變焉祭地四調用

上下相生律也黃林太南姑應蕤大夷夾無仲爲上下相生之

序當截用首四律而黃鍾天統祭地不用故退黃而進姑自林

至太順轉自姑至南逆行

南呂爲姑洗之合故不以南先姑

亦錯綜以盡其變

焉廟享四調則用陰陽相合之律卽上六樂中祀天神祭地祇

者既用首四律

彼分樂則用之天地此合樂則用之宗廟各有當也

夫黃鍾爲天統林鍾爲地統太簇爲人統劉歆三統之說蓋本

諸此而天統在角地統在宮人統在徵各主一調亦以錯綜見

義荀勗三宮實與周官閤合豈非聲音自然之理哉知此經之宮角徵羽以調言不以聲音則其義自明矣

孟子曰爲我作君臣相悅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凡專舉五聲不言某律者皆黃鍾宮也徵招角招猶言徵調角調卽黃鍾宮之下徵調清角調也作此樂時黃鍾爲徵黃鍾爲角正與大司樂之文一例

制軻易水之歌始爲變徵之聲繼爲羽聲皆以調言若以聲音豈一聲可以成

景王鑄無射解

周景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無射者鑄鍾而叶無射之一均蓋專鑄無射一鐘而以林鍾爲之副也凡以律準聲者無射爲宮則林鍾爲羽鑄無射而爲之大林是並鑄宮羽兩鐘也大也

者不宜大也故伶州鳩曰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夫宮音之主也
弟以及羽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細過其主謂羽大於宮也無射
律之小者無射爲宮當以林鍾之半律爲羽今用林鍾全律則
無射四寸七分林鍾六寸是出均也均謂一均之主即宮聲也一均之中宮鍾最大十二
均中黃鍾之羽鍾最重特鐘黃羽重百二十斤餘以次而輕故
曰重不過石編鐘黃宮重三十斤餘以次而重故樂氏爲編重
一均其聲中黃鍾之宮景王所鑄者特鐘也然必五聲各爲一
鐘然後成均非專鑄一鐘也
景王作大林蓋用宮上生徵法
故倍羽之大踰于宮也此但可
施于瓦絲及石鐘則非所宜也
故曰大林琴瑟尙宮鐘尙羽石
尙角匏竹利制尙字之義從損益來上生下則損一下生上則
益一琴瑟莫大於宮弦塤莫大於宮孔故曰瓦絲尙宮鐘莫厚
於羽鐘故曰鐘尙羽磬莫厚於角磬故曰石尙角匏管有短長
竹孔有高下大抵亦尙宮而宮無定屬因時制宜隨所議而尙

之故曰制又曰尚議尚謂依之爲準則也凡造器先定其大者厚者其次以是爲差故重者從細輕者從大尚之斯從之矣濁聲爲大清聲爲細宮商角濁聲也徵羽清聲也而五聲又各有清濁金十聲五正聲外有五清聲其高至清羽而極石十聲五正聲外有二濁聲三清聲其高至清角而極皆所謂重者從細也凡絲五聲宮商角有正無清徵羽有濁無正所謂輕者從大也細鈞有鐘無鐺大鈞有鐺無鐘甚大無鐺此因論律而及則細鈞大鈞皆謂律也鈞與均同卽上文立均出度之均謂調也律以立均十二律卽有十二均以劉歆三統法推之林夷南無應爲細鈞太夾姑仲蕤爲大鈞黃大爲甚大鐘鐺俱特縣之鐘卽鐘師所擊者對例則鐘小鐺大散文則總謂之鐺以其皆

特縣也故大射樂縣笙鐘頌鐘之外惟鐃同而已不更有特縣

之鐘蓋已該於鐘矣知鐃非編縣者無笙頌之別故知國語此

文之鐃亦特縣者編特異用不可相爲有無鐘以動聲孟子所

謂金聲也將奏某鈞之樂則擊某律之鐘細鈞非無大聲甚大

之鈞非無細聲甚大之細聲適當細鈞之大聲不使樂聲爲器

所掩故俱有鐘而無鐃也惟太夾等五鈞細聲大聲本各明晰

故擊鐃以起調而大者益昭卽小者亦不爲所掩也七律者以

一律爲宮而設他律爲商角徵羽及二變也一律準一音凡七

音故曰七律左傳疏昭二年釋七音曰武王旣見天時如此因此

以數比合之其數有七也以聲昭明之聲亦宜有七也故以七

同其數五聲之外加以變宮變徵也此二變者舊樂無之聲或

不會而以律和其聲調和其聲使與五音諧會謂之七音由此也按伶州鳩始言七繼言聲終言律孔疏此解最爲分明蓋本意欲爲七音恐其不和乃以一律叶一音以一律叶一音則天然有七音矣音七則律亦七矣於是乎有七律是七律固遂古所無至是而始有也觀數合聲昭數語知創始時蓋竭心目之力始得成聲原非自然之節奏蓋偶一用之以示欽崇天道之意耳羽屬宣贏四樂此周之用七律也夷則爲宮得夷夾無仲黃林太七律黃鍾爲宮得黃林太南姑應蕤七律太簇爲宮得太南姑應蕤大夷七律無射爲宮得無仲黃林太南姑七律黃太聲濁故曰下宮夷無聲清故曰上宮所用皆宮調也宮有上下之別而上宮下宮又有黃太夷無之別故以四宮分隸四樂

四者並屬陽律六閒不爲宮也姑蕤在上下之閒亦不爲宮也
長以上宮亂以上宮循環之道也周之用七律唯此而已春官
序樂事甚詳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無
所謂七律者至左氏春秋始云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
聲九歌者九德之歌八風者八佾之舞七音者羽厲宣贏七律
之樂并是樂事故曰以奉五聲唯六律爲正音之具左氏拉雜
言之讀者勿以辭害意虞書在治習今文作采政忽史記作來
始滑唯漢書作七始詠劉歆之僞詞也七始見大傳亦泛言之
非指舜樂景王之鑄無射也意中先有七律在其間七律也意
中先有無射之上宮在然而武王之奏無射有容民之政焉景
王之鑄無射則離民之器也州鳩風諫之旨微而顯矣

對編鐘言則編縣爲鐘特縣爲鐃禮經之鐃是也就特縣而論則小者爲鐘大者爲鐃國語之有鐘無鐃有鐃無鐘是也特縣之法每鈞五鐘每鐘一虞五虞而成一堵有事陳於庭則左右各一堵儀禮笙鐘頌鐘之南皆有鐃說文鐃字注云堵以二與禮經合若盛樂所奏不止一鈞則左右異鈞其餘燕飲饗射則左右同鈞矣林夷南無應爲細鈞細鈞非無宮商之大聲然概用鐘而不用鐃太夾姑仲蕤爲大鈞大鈞非無徵羽之細聲然概用鐃而不用鐘黃大爲甚大亦不用鐃益細鈞用鐘大鈞用鐃聲器相稱然後鳴者可鳴而昭者益昭甚大則聲自昭不假器以鳴之故不用鐃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三十一終

仁和葉經幹校
上海范本齋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三十二

南菁書院

頑石廬經說七

德清徐養原新田著

鳧氏爲鐘說

考工記鐘體鉦鼓之制鄭君第就一而言之於義似未協近世
歛程氏瑤田爲之說曰鼓鐘羨而不圓故有兩樂在其傍謂之
鉦也鉦判鐘體爲兩面故有兩鉦兩鼓也凡物有兩斯有間是
故有前後然後有前後之間有左右然後有左右之間鐘有兩
鉦兩鉦兩鼓於是其有鉦間鉦間鼓間按程氏此說發前人所未
發明乎此則鐘形自審而記意益明記曰兩樂謂之鉦鉦間謂
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十分其鉦去二以
爲鉦以其鉦爲之鉦間去二分以爲之鼓間以其鼓間謂之舞

脩去二分以爲舞廣此記鐘體也銑閒鼓閒一橫一從於下而鐘口之大小見矣舞脩舞廣一橫一從於上而鐘頂之大小見矣上下定而全體皆定故特記此四者鼓閒之度同乎舞脩銑閒之度倍於舞廣此又度數之上下相準者也于者鐘口上下之圍周也與舞相對於上謂之鼓猶銑上謂之舞非直上也臥鐘而觀之一端似壁而橢者舞也一端似環而橢者于也立鐘而觀之銑上不見舞鼓下不見于銑閒謂之于弧背也以其銑爲之銑閒弧弦也記兩言銑閒其義不同記又曰大鐘十分其鼓閒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銑閒以其一爲之厚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閒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閒此記厚薄之差爲別聲之法也大鐘小鐘者非特鐘編鐘之謂亦非剝鐘棧

鐘之謂 均之鐘自有大小也

特縣者五虞爲一均十二均凡六十虞編縣者每虞爲一均十

二均凡同有 均不可無清濁高下之辨鐘聲之清濁高下分

於厚薄不分於大小今言大鐘小鐘何也蓋鼓閒鉦閒皆內徑

相距之度各鐘皆同而厚薄之殺則在外從外視之鐘厚則大

鐘薄則小鼓閒者鼓之下端接于者也鉦閒者鉦之上端接舞

者也鐘上小下大鼓閒廣鉦閒狹十分鼓閒以其一爲厚者羽

鐘也十分鉦閒以其一爲厚者宮鐘也大鐘聲小小鐘聲大舉

其兩端以差次其中閒卽各聲可得矣

鐘莫大于羽鐘故外傳曰鐘尚羽

鼓閒

鉦閒既爲兩面相距之度則十分之一以爲厚者亦總計其兩

面半之得二十分之一則一面之厚也上文記鐘體不言鉦閒

至此乃言者蓋鉦屬於舞鉦閒卽舞廣耳以其鼓閒爲之舞脩

卽以其鉦聞爲之舞廣鼓聞鉦聞皆與舞相應對舞脩則曰舞
廣對鼓聞則曰鉦聞古人制器之精攷工立文之巧有如此者
惟舞之厚薄則其殺在內故又有鐘大而短鐘小而長之說記
言短長鄭以淺深二字釋之最爲精確舞厚則淺舞薄則深鐘
大而短鐘小而長猶言鼓鉦厚而內淺鼓鉦薄而內深耳以短
長爲淺深則知其爲中空所容而外面初無短長也疾而短聞
舒而遠聞說者以爲聲病按上文石播柝鬱聲病已詳此處無
庸復說聲病蓋此乃聲音自然之道非病也實處旣厚而中空
又淺雖欲不疾而短聞得乎實處旣薄而中空又深雖欲不舒
以遠聞得乎疾而短聞莫甚于羽舒而遠聞莫過于宮韞人末
章亦有此四句賈侍中釋韞人首章云晉鼓大而短然則晉鼓

必疾而短聞者鼓雖無當于五聲而其制既殊則其聲隨之此亦自然之道豈聲病哉

或曰鐘無清聲乎曰金石之質俱倍半同聲然倍鼓聞則已厚半鉦聞則已薄以意言之鐘面一以鼓聞爲度而舞則自鼓聞之倍數至鉦聞之倍數以漸而薄求清聲法或當如此或問子言十二縣蓋用服虔之說然服義已爲賈氏所駁子之從之如之何曰十二縣何必備陳哉樂與禮相表裏行此禮則奏此樂祀天神則陳黃鐘大呂二縣而已矣祭地祇則陳太簇應鍾二縣而已矣冬至奏於圓丘則陳圓鍾黃鍾太簇姑洗四縣而已矣夏至奏於方丘則陳函鍾太簇姑洗南呂四縣而已矣從無一體而偏奏十二均之樂亦無一樂而

獨陳十二縣之鍾天子宮縣面皆一堵然則宜奏二均者每
均二堵宜奏四均者每均一堵禮之大者樂不過四均四縣
之外何所用之服虔說見小胥疏

磬氏爲磬說

鐘有特縣編縣之異磬則無不編者一均之內大小長短無少
差殊惟藉厚薄以分清濁賈疏謂厚則聲清薄則聲濁是也依
晁氏爲鐘之例則當以分別大磬小磬之薄之度今云三分其
鼓博以其一爲之厚是厚薄之度生乎鼓博鼓博同則厚薄亦
無弗同何以分清濁哉是有說焉八音惟絲與石俱倍半同聲
而絲之倍半與石相反絲音長者濁短者清全弦爲正聲則半
弦爲半聲半弦爲正聲則全弦爲倍聲石音薄者濁厚者清半

其厚則得倍聲倍其厚則得半聲上生者反用損下生者反用益然其半而又半倍而又倍皆自然相應則與絲音同理故舉一磬而各聲可得鐘磬皆十聲而磬之十聲與鐘異鐘於五正聲外有五清磬則於五正聲外有徵羽二濁聲宮商角三清聲傳曰鐘尚羽石尚角此之謂也

詳周景王鑄無射解

磬十聲清角最清其

磬最厚磬之厚不得過其廣之半假如鼓廣三寸則角磬寸四分商寸二分宮一寸羽九分徵八分再退一分得七分則復爲角矣由是六分爲商五分爲宮四分半爲羽四分爲徵而十聲皆備然則鼓博三寸其厚一寸乃宮聲也所謂黃鐘小素之首也夫宮音之主也凡制樂器必吹律以定宮聲得宮聲而五聲可推得清宮而正宮亦可得矣又四寸半與黃鐘律數相準得

黃鐘而他律亦可類推假如林鐘之磬當倍律股博六寸脩尺二寸鼓脩尺八寸博四寸以今有之術推之三寸爲所有率寸四分爲所求率四寸爲所有數而今有之得一寸八分三分二卽角磬餘音仿此商一寸六分宮一寸三分寸之一羽一寸二分徵一寸零三分二正角九分三分一商八分宮六分三分二羽六分徵五分三分一摩其旁摩其端此劑量之法也典同云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劑量觀磬氏之爲磬可得其法矣物性無常卽同爲一物而剛柔精粗良非一致不知劑量之法雖得其度數終不得聲磬氏爲刮摩之工非摩無以成器梁州磬錯由此貢也梁表鐵尺律黃鐘副則者其長短及口空之圍徑並同而容黍或多或少皆是作者旁

鹿其股使有盈虛此善用磬氏之法者磬以鼓爲主其旁其端皆謂鼓也摩處俱在背正而視之長短廣狹初無損益若摩其側則傷正面矣且摩旁而摩其側將愈狹愈厚何云薄而廣邪既摩其鼓則股亦須摩否則輕重不等而鼓懸不得直矣程易田說鼓必直垂懸磬之法鑽孔之位程說林精則有成書不服倘述

注云假令磬股廣四寸半者股長九寸也鼓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厚一寸疏曰言假令者取易計非實法按鄭意舉黃鐘磬爲例正是實法古磬之大小讀此可得其概若取易計何不如樂云一律二律三律不更整齊乎樂云者不知何書所言數度太大疑是隋內宮特磬非古制惟林夷南無應五律股博宜用全數

厚者可使之薄薄者不可使厚雖摩其端恐未足以救聲病也然則記意如何曰此當預爲之地土言三分其股博以其一爲之厚則磬之厚薄本有一定之度然或合度而不得聲而或得聲而未合度故又有摩旁摩端之法以爲之劑量如欲厚一寸則爲一寸有餘之度從而摩之隨摩隨扣其聲旣得而尙覺稍厚則通體不可再摩摩則已下矣惟摩其端使稍薄以合於一寸之度焉若通體適厚一寸而其聲已上則中央不可再摩摩則不合度矣惟摩其旁使稍薄以除其已上之病焉摩旁則所摩者多故清變爲濁摩端則所摩者少故清者自清摩旁是合度後求其得聲摩端是得聲後求其合度

磬聲與管聲相反磬之分聲在厚薄不在長短大小管之分聲在長短大小不在厚薄鐘則兼磬管之性厚則清薄則濁與磬同大而短則聲疾而短聞小而長則聲舒而遠聞與管同

漢書律歷志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李奇曰聲一清一濁合爲二五聲凡十合于十日從甲至癸也今俗管色以字叶聲亦有合四乙上句凡工凡六五十字然與漢書不同漢書之五聲清濁是五聲各有一清一濁也管色十字乙上俱爲宮句凡俱爲商工凡俱爲角三者俱以一聲而分高下其字兩兩相比合六俱爲徵四五俱爲羽二者俱以一聲而分清濁其字遙遙相對此與漢書各主一義而不能強合也乙爲宮

之低者非所謂變宮也凡爲角之高者非所謂變徵也若以乙爲變宮凡爲變徵則宮角各得一字商亦宜得一字而句字遂爲贅疣矣鐘磬每虞各十六枚若依漢書無由得十六字之數依管色則得之磬則徵羽濁倍及宮商角正聲各二又徵羽正聲及宮商角清聲各二卽得十六矣鐘則八正八清亦得十六也徵羽得有清聲者猶琴之少聲也鐘體重濁不嫌過高亦重者從細之義句與尺其辨甚微近代或廢句不用是謂縣八用七

鐘磬不竝用說

或問編鐘與磬竝用乎曰否堂下笙管有磬無鐘庭中金奏有鐘無磬以諸經攷之鐘皆與鼓連文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

鼓奏九夏然則鐘鼓所以奏九夏非止特鐘卽編鐘亦然或曰金奏掌於鐘師編鐘教於磬師似不相涉然周官之內異職而聯事者甚多磬師掌綬樂之鐘磬而鐘師擊鞀以應之非其明證乎況據鄭注編鐘及鐘鐃皆抵隙所擊非全不相涉者若夫磬則惟曰笙磬曰執磬曰磬筦未有與鐘連言者小胥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此方論樂縣故二者並稱磬師教綬樂燕樂之鐘磬凡祭祀奏綬樂非以鐘磬爲二器也當與笙師互證笙師云凡祭祀饗射其其鐘笙之樂燕樂亦如之鐘笙之樂其卽綬樂歟磬師而依笙師之文則當云凡祭祀其其鐘磬之樂燕樂亦如之笙師而依磬師之文則當云教綬樂燕樂之鐘笙凡祭祀饗射奏綬樂取二文互觀其義自見綬樂者襍聲之和樂

者也。綴樂與典同和樂又微有別和謂調其故器一聲一校無節奏也。綴樂則有節奏矣。將奏正樂先奏綴樂一成以示其和。笙與鐘相應則聲和矣。故笙之綴樂爲鐘笙之樂非吹笙時擊鐘以應之也。磬有綴樂而鐘無綴樂。鼗鼓有綴樂而晉鼓無綴樂。其理一也。蓋鐘有一定之調而晉鼓所以鼓金奏故皆無綴樂。與鐘聲相應之笙謂之鐘笙。笙師掌之與鐘聲相應之磬謂之鐘磬。磬師掌之。荀勗曰諸音俱受鐘磬之均其實鐘爲八音之綱。笙磬俱受鐘之均。故和樂掌於典同。磬師又曰凡祭祀奏綴樂。笙師又曰燕樂亦如之。燕樂爲房中之樂。當別有笙磬與正樂之陳於庭者不同。正樂與燕樂俱有綴樂其器不同。故磬師分而教之。笙師不言教者。蒙上可知也。及祭祀則正樂之綴樂與燕樂之綴樂。磬師各奏其磬。笙師各其其笙焉。經意如此。若以綴樂與燕樂相對言之。則其事不類。而鐘磬之

義亦不明燕樂對正樂而言祭祀饗射俱有燕樂磬師之文若詳言之當云致綬樂之磬及燕樂之綬樂之磬祭祀
泰綬樂及燕樂之綬樂笙師當云凡祭祀饗射共其綬樂之笙及燕樂之綬樂之笙經文簡嚴自不必爾也 咎繇謨
曰鼗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鄭注云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
玉磬和尊之也磬可依詠見於此經未聞以鐘合歌也又曰笙
庸以閒閒卽閒歌按眡瞭疏引鄭注云庸卽大射頌庸旣是西
方之縣則笙爲東方之縣可知書疏云吹笙擊磬鐘更迭而作恐古無此作樂之法且堂下之樂禮大則用管嘯小則用笙經傳可證雖虞周異代未必相沿而笙管亦不宜並用鄭義爲長 商頌曰依我磬
聲言其聲清諸音來依之若與鐘並擊則鐘聲大磬聲小磬聲
爲鐘聲所掩何依之有且鄭注書云玉磬和故尊之注頌云玉
磬尊故異言之若鐘磬並用豈金鐘反卑於玉磬乎唯襄十一
年鄭人賂晉侯以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歌鐘之名僅

見於此夫女樂非先王之道則歌聲亦鄭聲之亂雅樂者耳豈足爲訓鄭注燕禮云肆夏以鐘鐸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按諸侯有編鐘無辰鐘金奏得用編鐘此亦一證而以爲用磬又未必然金奏樂之大者撞鐘伐鼓鐙鉦震厲豈得以琮琤細響刪乎其間然則鐘磬洵不竝用哉唯後樂鐘磬竝用蓋鐘爲八音綱當和樂時不特笙與鐘相應卽磬亦須與鐘相應故磬師教擊磬兼擊編鐘明磬須受均于鐘也至作正樂則有磬無鐘笙管俱受均于磬故曰笙磬同音又曰鳴鐘與鼓竝用磬則與鼓竝用既陳播鼓擊頌磬笙磬周頌有誓曰鼗磬祝敵大射儀鼗倚于頌磬西紉商頌曰鼗鼓淵淵鳴鳴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是下管時用鼗磬也其鼓則鞀與應鼗也太師曰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鄭注曰鼓鞀猶言擊鞀又小師曰下管擊應鼓若晉鼓則祇以鼓金奏

非下管時所宜用也器之可以依永者琴瑟之外唯磬而已磬
本堂下之樂以應堂上之琴瑟是謂合樂玉與石對文則異散
文則通八音之中有石無玉先儒見鳴球以詠遂謂天子玉磬
在堂上又見擊石拊石遂謂玉磬之外仍有石磬豈其然乎

鄉飲酒禮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鄉射禮笙入立於縣中西

面燕禮笙入立於縣中按鄉飲鄉射其禮正同俱爲侯國之

禮或謂鄉射兼王朝禮非也

儀禮十七篇除喪服外無王朝禮

鄉飲止一縣

則鄉射亦止一縣鄉飲縣於階閒正法也鄉射縣於東方辟
射位也縣於階閒則笙在磬南縣於東方則笙當在磬東不
言磬東而言縣中者文變而義不殊亦互相足也縣中者鄉
縣而立適當縣之中央也或以爲鐘磬兩縣之間此唯王朝

禮則可若侯國之士則固有磬無鐘矣且果爲兩縣之間則
當日縣閒不當曰縣中中與閒正自有辨然則諸侯軒縣北
面一肆鐘磬全焉而燕禮亦但云立於縣中未知其爲鐘縣
歟磬縣歟曰亦磬縣也然則何不言磬南曰不待言也笙與
磬同音不與鐘竝奏吹笙者與擊磬者必同立於一處大射
之簫本在建鼓之間及其吹之仍在磬東是同事者必同處
故但言縣中卽知在磬南而非鐘南矣蓋堂下之樂用磬不
用鐘讀燕禮又得一證大師疏匏竹在堂下對鐘鼓在庭然則有堂下之樂又有庭中之樂庭中
之樂金奏是也樂縣磬最在北
鐘在磬南磬屬堂下鐘屬庭中

鑄說

說文云鑄大鐘也錞于之屬初讀而疑之夫錞于非鐘也鑄既

爲大鐘何又爲鐸于之屬乎旣而思之亦自有理鼓人云以金
鐸和鼓小師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注云和鐸于和爲鐸于
則節爲鼓矣鄭注大射云鼓亦樂之節又云凡奏樂以鼓鐸爲
節益鼓以節樂而鐸所以和鼓夫和鼓本用鐸而鐸亦以和鼓
則鐸者鐸于之屬也鐸之用與鐸于同故鐸于可以代鐸二物
不並用大射宿縣有鐸無鐸用鐸常也用鐸偶也攷工記云鳧
氏爲聲注云聲鐘鐸于之屬疏云鳧氏爲鐘鐘類非一言聲以
包之然則鐸于本鐘之屬故鐸亦爲鐸于之屬鐘師疏云鐸不
編特縣而已鐸不編鐸亦不編鐘上小下大鐸于上大下小形
相反而類適同知鐸鐸同類則知鐸之爲用矣鐘與鐸非特大
小不同其形制亦當有異鐘之爲制宜小而不宜大鐸之爲制

宜大而不宜小故國語曰細鈞有鐘無鐃大鈞有鐃無鐘甚大
無鐃蓋細鈞有五大小不等而同爲鐘大鈞亦有五大小不等
而同爲鐃甚大有二大小不等而亦同爲鐘此唯形制有異故
互爲有無若止大小之別則十二鈞須分十二等豈止鐘鐃二
名而已後代之鐘有上下小而中腰大者其鐃之遺制與博古圖有
齊侯鐃鐘其形中腰大又有齊侯鐘十三則上小下大二器銘
詞大同小異唯鐃銘云用作鐃其實鐃鐘銘云用作鐃其實鐘
此則鐃鐃異制有明徵矣至宋公成證鐘其制與
齊鐃同蓋鐃亦可通謂之鐘說文云鐃大鐘是也

樂器應律說上

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播以八音器必應律審矣然而應律之法
不可無說樂以音聲爲主瑟之柱琴之徽笙簫之管篪笛之孔
鐘磬之編懸皆以五聲清濁分屬宋人配以律呂牽率殊甚莊

予曰爲之鼓瑟鼓宮宮動鼓角角動今云鼓黃鐘鼓姑洗可乎
史記曰弦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商張右傍今云黃鐘居中央
張右可乎廣雅云笙十三管宮管在左方竽三十六管宮管在
中央今云黃鐘管可乎馬融長笛賦曰反商下徵每各異善今
云後出太簇濁聲林鐘可乎夫律以立均每器一具祇叶一均
若欲備十二均則每均須異其制服虔論鐘凡十二縣苟勘造
笛爲十二管續漢志冬至撞黃鐘之鐘鼓黃鐘之瑟則鐘必易
簾瑟必改弦下又云擊黃鐘之鼓蓋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
不和與黃鐘之樂同奏卽爲黃鐘之鼓譚人三鼓
大小長短各有一定尺寸明斷無以一具而備十二均之理沈
括曰古法鐘聲磬每簾十六乃十六律也然一簾又自應一律
有黃鐘之簾有大呂之簾他樂皆然且以琴言之雖皆清實其

聞有聲重者有聲輕者材中自有五音按一虞應一律實古法也而每虞又十六律則何義乎將謂十二旋宮備於一虞則又何黃鐘之虞大呂之虞之有將謂一虞自叶一均則未聞一均之中必按十六律而爲之聲也沈氏求其說而不得乃云材中自有五音夫不知數度不知劑量而但憑自然之質恐古無此法且一虞必應一律材中之五音各應何律能一一爲之辨別乎苟勛旣爲十二笛而仍以一孔協一律已屬不必然七律共爲一均合乎周初之法猶未爲大失也服虔以爲一縣十九鐘鐘七律是則鐘雖十九所用者七而已洵乎一具不可備十二均也五聲一清一濁當有十聲而因器制宜或多或寡不必相準馮元曰樂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

五絃之瑟十三絃之箏九絃七絃之琴十六枚之鐘磬各自取
義豈有一之於律呂專爲十二數者馮氏此說善於言律猶未
善於言聲聲可增減律不可增減故每器必爲十二具聲可增
減則數之多寡不足辨也

樂器應律說下

或曰古之君子無故不去琴瑟若必隨律而異則每器須爲十
二具凡席之間豈能羅列爾雅釋樂不過大中小三等不聞有
十二等也曰凡樂唯祭祔備十二均大司樂所載是也其餘則
無明文竊謂十二畢具黃鐘爲主第就黃鐘一均移宮換羽足
以依永足以克諧奚取各均之迭奏哉儀禮工歌笙奏皆不言
何律蓋皆黃鐘宮也
且樂器應律原無庸律別爲器也與同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

爲之數度說者以爲專主鐘言大抵鐘磬皆宜十二畢具故經以樂器二字總之若瓦絲匏竹諸器自有應律之法其大小程度舉無關乎律數荀勗曰金石有一定之聲故造鐘磬者先依律調之然後施於庠懸作樂之時諸音皆受鐘磬之均卽爲悉應律也至於饗燕殿堂之上無庠懸鐘磬以笛有一定調故諸絃歌皆從笛爲正按古人和樂俱受均於鐘磬故曰共其鐘笙之樂又曰笙磬同音凡匏竹皆然荀氏之說允協經義其制十二笛所以代鐘磬也謂之笛律有長至四尺者其非常用之笛明矣故知作樂自祭祀外不必備十二均樂器自鐘磬外不必以十二律爲數度如祭祀之樂欲使諸器應律惟瑟琴宜豫定若匏竹尙議則經著其法矣曰笙同音者依舊解

古人以各和聲見觀

文漢魏以笛唐宋以頭管皆所以代鐘磬蓋雖祇奏黃鐘一均亦須協律唐人以管色定絃古人徒歌無鐘磬則以篇歌

典同又曰凡和樂亦如之和樂謂調其故器也故器數度已定不可更改而云亦如之者蓋聲之清濁高下分判節度可以數相準況卽是數度也爲器兼治形和樂專治聲

或問琴瑟應十二律其法如何曰明堂位有大琴大瑟中琴小瑟是琴瑟大小俱有三等也爾雅大琴謂之離大瑟謂之灑郭氏皆曰二十七絃予謂體有大小絃無多少琴皆五絃瑟皆二十五絃近世琴絃亦有三等大琴之絃二百四十綸中琴百六十綸小琴百二十綸蔡邕曰凡絃以緩急爲清濁琴緊其絃則清慢則濁試以三等之體三等之絃錯綜施用更以緊慢別之則十二律悉協矣

琴體之短長雖相去不遠然數琴相較必微有參差不能盡

一而其聲則無弗同何哉蓋琴體有短長琴隱

俗謂之嶽山

亦有

崇庠二者宜相稱也試置二琴於此一長四尺一長三尺六寸其隱俱崇半寸則其音必不同矣試就四尺之琴於三尺六寸處按之卽與短琴之散聲相應然則琴長則隱宜崇琴短則隱宜庠自有一定之準則音之論琴者但言琴長若干不言隱崇幾何何以審音而協律乎若欲按律造十二琴亦唯以琴隱與琴體相參各以本律爲之度數而已如黃鐘之琴其隱每崇一分管琴長九寸大簇之琴每一分管八寸林鐘之琴每一分管六寸如此則琴之短長相差不過三四寸隱之崇庠相差不過三四分而十二律舉然矣 須以二尺

七寸爲本各以律數加之黃鐘之琴加九寸得三尺六寸嶽
崇四分太簇加八寸得三尺五寸林鐘加六寸得三尺三寸
嶽崇竝與黃鐘同如欲使各琴之長俱同黃鐘則增崇其嶽
如林鐘長三尺三寸嶽崇四分今欲如黃鐘之長則以四乘
三十六以三十三除之得嶽崇四分三釐有奇

樂器雜說

廣雅云簫謂之笛七孔按古之簫蓋卽漢之羌笛許氏作說文
後鄭注周官趙岐解孟子並云簫三孔唯毛氏詩傳云六孔鄭
箋不改疑本作三孔傳寫誤爲六也一說三孔以和聲六孔以
奏舞曲漢世有簫無簫如笛而短者簫也故皆以爲三孔說文
孔簫也是簫故有不止三孔者三孔者乃謂之簫耳簫字注三
孔段氏以爲六孔之誤其說可從呂氏春秋遇合客有以吹

籟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繆注云籟二孔簫也按和聲者和
二孔當作三孔籟既可和衆聲故吹籟而五聲不繆均主之聲也將奏宮調則吹宮孔以和之奏角調則吹角孔奏
徵調則吹徵孔奏羽調則吹羽孔孔止於三併翕聲而四古無
商調簫亦無商孔也簫三孔羌笛亦三孔並見說文則二器初
無所異蓋簫本古器遭秦滅學流入西涼羌人得之欲神其事
託爲龍吟水中之說然得其器而不知其名但裁以當適而已
迨君明加孔爲笛世人讀笛之妙不復求簫之制豈知笛人之
適固有所自來乎如後儒之說則笛六孔簫六孔管亦六孔形
制相同漫無區別或爲之說曰簫六孔俱在前笛一孔在後夫
京房加孔後出當必有說豈徒欲示異於簫耶且管之六孔又
將何以處之是故三孔古簫也五孔者笛也七孔者笛之變也

後人因五孔之笛遂併三孔者而亦笛之張揖又併七孔之笛而簫之胥失之矣李善長笛賦注云羌笛長於古笛風俗通云笛長二尺四寸陸德明簡兮音義曰簫長三尺簫長之數僅見於此趙岐郭璞皆云如笛而短蓋兩簫非所謂長於古笛乎康成云簫如笛之大小有三等固非一例謂如五孔七孔之笛也竹音凡五此竹者簫併兩者管橫吹者篴惟簫與笛皆單管直吹故相似說文曰簫以和眾聲古之和聲用簫後世則受均於笛二物同類故皆可以和平如之而已如必曰簫非羌笛則不知其所異者何在或曰簫三孔蓋前二後一也京房加笛當由此悟得必求其異意在斯乎然亦苦無證據曲簫即葦簫也周有曲簫漢有羌笛周有葦簫漢有蘆管說簫

小師注鄭司農云管如篴六孔

賈氏及說文並同

後鄭謂管如笛而小

併兩而吹之今大子樂官有焉疏云觀後鄭意不與諸家同予

按鄭意與諸家蓋不異也諸家云六孔安知不併兩乎鄭云併

兩安知不六孔乎小師疏引廣雅云管象簫長尺圍寸八孔無

底

蔡邕月令章句同惟不言象簫又但言有孔不言孔數

賈公彥云八孔者蓋傳寫誤當

從六孔爲正

此所引廣雅與今本不同今本簫作箏入作六蓋妄人所改也簫爲此竹象簫正合併吹之義有舊

云簫管備舉疏云編箏之簫併竹之管已備舉作之編竹併竹義類相同故經文並言管之象簫是亦一證今妄改之欲強同

於先鄭耳夫象簫象箏各有意義箏上三孔後四孔以七孔分爲兩行與管之併兩而各開三孔者相似故曰如箏然非廣雅

之意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所以已與今本同則其風俗通引禮誤久矣後鄭不言孔數廣雅云八孔亦未必字誤

樂記管漆竹長一尺六孔

孟康注漢書同

郭璞爾雅注云管長尺圍寸

併漆之有底

有底誤當從廣雅

夫六孔而長尺圍寸是如笛而小也象

簫併漆是併兩而吹也管形甚小與笙簫之管無異併兩而吹

宜也大子樂之名雖出圖讖其聲器何必盡出於讖乎

鄭但云大子樂

官有之孔數固當以六爲正長尺而施六孔爲太促故分而
管引絲書爲二蓋每管三孔併之而得六孔兩管之孔須參差設之若然
則管之形似兩簫耳笛如笛故管亦如笛說管

笙師注鄭司農云篪七空疏廣雅云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八

孔一孔上出寸三分禮圖云篪九空司農云七空蓋寫者誤當

云八空也或司農別有所見毛詩疏云蓋不數其按今本廣雅八

孔下少一孔上出一句多前有一孔上有三孔後有四孔頭有

一孔四句御覽引廣雅少上有三孔一句餘三句同王氏念孫謂文與前後不協必

曹注誤入其說近是要亦隋以前舊說但如此則有九孔與禮

圖合而與正文不合疑九孔之說非也八孔乃計其全七孔則

不數上出者廣雅附會禮圖故多一孔當云前有一孔上有三

孔後有三孔頭有一孔則與廣雅及司農說俱合矣向內也

曰前向外曰後向上曰上前一孔卽上出孔上出猶言隆起也御覽引世本注云簾吹孔有觜如酸棗卽此是也寸三分乃隆起之度詩所引作徑三分謬矣簾體短故分諸孔爲兩行或在後或在上須相間設之若各歸其類則仍不免於太促矣又若四孔竝列則須兼用小指撮之於勢未便故知後亦三孔一說後四孔其最左一孔近頭去右三孔稍遠卽可以代頭孔頭孔爲翕聲不須指撮也似亦可通總之後有四孔則不必更設頭孔若有頭孔則後止三孔疑簾之設孔本有此二法說者乃欲以一簾兼之則不可也爾雅大簾謂之沂郭云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其說足補廣雅所未備

合而稽之古制具存知音者無忽焉說箏

有秦箏有并涼之箏初學記引風俗通曰箏秦聲也或曰蒙恬

所造五絃箏身并涼二州箏形如瑟

與今本小異

此論二箏甚明說

文竹部箏鼓絃竹身樂也徐楚金曰古以竹爲之秦樂也按鼓

當作五竹當作箏皆聲之誤許應二說不異

一說鼓謂以手彈之異乎箏之箏也

史記蘇秦傳正義箏似琴而大擊之不鼓說文以竹曲爲五絃樂也言箏身用竹可知

或以秦箏爲蒙恬

造則不然始皇十年李斯上書曰擊箏叩鉦彈箏搏髀而歌眞

秦之聲也鄭衛昭虞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箏叩鉦而就鄭衛退

彈箏而取昭虞者快意當前適觀而已此言叩鉦彈箏乃秦之

舊俗人習聞之習則生厭故聆異國之樂而快意也然則秦之

有箏久矣豈蒙恬所造哉若夫并涼之箏不知始於何時據說

文祇言秦箏不及并涼之箏則當起叔重後矣之二者一則筑
身一則似瑟一則五絃一則十二絃截然兩器其名偶同耳魏
晉以降秦箏亡而并涼之箏盛行傅休奕云觀其體合法度節
究哀樂乃仁智之器豈亡國之臣所能關思是雖知秦箏非蒙
恬所造乃以并涼箏爲秦箏其亦誤矣舊唐書音樂志曰京房
造五音準如瑟十三絃此乃箏也若然則箏乃京房所作豈其
然通典云今清樂箏竝十有二絃他樂皆十有三絃他樂者高
麗百濟及西涼管絃襍曲也清樂源於魏晉故魏晉之箏絃皆
十二傅休奕賈彬
諸賦可證西涼樂盛於唐而清商廢缺則唐中葉以後
之箏絃皆十三箏本出於并涼當以十三爲正笛皆二孔箏藏
一絃疑皆清樂
所箏之十三絃猶笙之十三簧分屬五聲非以一絃應一律也

新書志又以頌瑟爲箏其誤更不待辨矣箏非雅器然在俗樂中猶爲近雅故附論之說箏

雅樂論一

夫雅樂者非於俗樂之外別有一聲節也就俗樂而去其繁聲卽爲雅音太史公曰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韶武乃舞名主容不主聲雅頌卽在三百五篇之內史公之意以爲列國之詩雖作者不一而樂操土風不離乎謠俗自孔子絃歌以求合雅頌而折楊黃華頌爲大聲矣蓋均是詩也均是歌也變俗爲雅存乎人耳唯樂器則自有雅俗之不同阮籍曰箏琶閒促而聲高琴瑟閒遠而聲庠二語盡之矣然而俗器不可以入雅雅器可以入俗趙之瑟齊之箏楚之琴吹

彈之法不異而雅俗頓殊是何也請以詩喻樂之有聲調猶詩之有平仄樂之有雅俗猶詩之有工拙工拙不同其爲平仄一也雅俗不同其爲聲調一也儒者好言雅樂恥言俗樂若判然爲兩事者其亦弗思耳矣子與人歌而善何謂善曰雅則善鄭則不善由之瑟所以見嗤於孔門者雖不入於俗猶未純乎雅也由此觀之雅俗之分幾希耳非別有一聲調謂之雅樂也今言樂者必欲求異於鄭遂至聲不成聲調不成調是先不成其爲樂矣何論雅俗孔子曰惡似是而非者惡鄭聲恐其亂雅樂也孔子之惡鄭惡其似也今人之惡鄭惡其非也惡其似者所見深惡其非者所見淺當孔子時雅鄭並盛旣惡其似必斥其非今雅亡而鄭存

孔子所謂鄭聲非後世之鄭聲也然淫過凶慢古今一轍耳

唯知其非始

求其似乎譬如今之俗樂有崑腔有梆子腔腔調不同截然兩
而其聲自有優劣種若海鹽腔與崑腔所歌之曲同也所用之器同也
腔與崑腔之比非崑腔與梆子腔之比

雅樂論二

有非雅而近於雅者凡三曰商曰齊曰南音記曰商者五帝之
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
謂之齊然則二音之由來遠矣音有剛柔商音剛而能柔故肆
直而慈愛者宜歌之齊音柔而能剛故溫良而能斷者宜歌之
大戴投壺凡雅二十六篇其七篇商齊可歌是商齊可補雅音
之闕也二音並指歌聲不涉堂下之樂曾子曳絃而歌然必合
商頌疑是商音甯戚扣牛角而疾商歌亦此類
乎五帝三代之意則臨事而屢斷剛勝見利而讓柔勝與雅頌
同科而漸染末俗流蕩忘返則燕女湯志有柔無剛敖辟喬志有剛無柔

與鄭衛並列則斯聲也其在雅俗之間乎呂氏春秋塗山氏之女始作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按詩以雅以南以箏不僭文王世子胥鼓南鄭君皆以爲南夷之樂襄公二十九年左氏傳見舞象箏南箏者劉光伯謂南如周南之意似與鄭義不合今讀呂氏春秋乃知二說之相通焉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鄭云言與其聲歌則云樂者主於舞經傳南凡三見曰箏曰鼓皆主舞言故以爲南夷之樂也江漢之間被文王之化其樂近雅故存其舞於鞀鞀氏薛君韓詩章句曰四夷之樂唯南可以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箏不僭而釐正其聲歌以爲周南召南差南箏之得與象箏並舉以此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焉用其聲改其歌聖人制之則全乎雅土人奏之則未離乎俗然如三閭之九歌蘭陵之成相皆南夷之樂也豈

不爲風雅嗣音乎今商齊絕響而南音賴琴以傳劉勰所謂楚
涉舊聲也春秋成九年楚鍾儀繫於晉與之琴操南音此琴操
之始亦卽以南音爲琴操之始雖不得比於周南召南自勝桓
君山之繁聲古樂之傳賴此一綫而後人復壞之惜哉今之琴
師益山不知琴爲楚漢舊聲尊之者曰太古遺音鄭之者曰鄭
爲遂有此失夫樂末有無節者今去其節而曰吾將以存太古
之遺救郊禘之失非
唯不知琴并不知樂

雅樂論三

說者曰秦人焚書而樂獨亡是不然三代遺聲之在二漢蓋屢
有可復之機矣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能紀其鏗鏘鼓舞
此其可復之機一也河閒獻王獻所集雅樂董仲舒等以爲音
中正雅此其可復之機二也宣帝欲興協律之事趙定龍德俱

以知音善鼓雅琴召見待詔而益州刺史王褒依鹿鳴之聲歌
中和樂職宣布詩此其可復之機三也劉昆能彈雅琴歌菟首
以爲射節此其可復之機四也杜夔遠攷諸經近采故事教習
講肄紹復先代古樂此其可復之機五也有是五事而卒不能
復古何也則以當日上下皆有魏文侯之好故也且夫樂何經
乎鏗鏘鼓舞卽其經已記曰比音而樂之音不比不可謂樂鏗
鏘鼓舞比音之謂也比音必有譜投壺之魯鼓薛鼓其樂經之
僅存者乎樂之有鏗鏘鼓舞猶禮之有威儀揖讓高堂生之禮
徐生之頌皆禮之經也其義則七十子後學者記之制氏之鏗
鏘鼓舞樂之經也其義則具於二十三篇及二十四卷存其義
而忘其經此乃漢儒之過何獨罪秦哉又按大戴投壺凡雅二

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經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

虞此八篇蓋至漢而猶存故杜夔傳舊雅樂四曲曰鹿鳴騶虞

伐檀文王

見晉書樂志魏杜夔傳及沈約宋書俱無其文漢書藝文志有雅歌詩四篇後儀王氏疑卽此四曲

文王不知所自餘卽八篇之三蔡邕琴操稱琴有五曲鹿鳴伐

檀騶虞鵲巢白駒亦卽八篇之五先鄭注樂師云經首曾孫

後鄭

說詳大射注

此詩載於大戴首尾完善逸詩之全篇具存者唯此而

已不特存其詞當并存其聲劉昆以菟首代之示不敢僭耳祭

遵雅歌投壺其歌曾孫乎是又八篇之一矣又王褒依鹿鳴之

聲以歌其新製是一詩之聲可移用於他詩由八篇推之而三

百篇之可歌者多矣漢書禮樂志曰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

人高帝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然則壽人樂乃秦聲也秦爲

周之舊都秦聲卽周聲秦之壽人與周之房中異其名不異其實漢之文始舞本舜招樂五行舞本周舞河閒八佾匪由臆撰魏晉已後遺聲盡矣是三代雅樂不亡於秦而亡於魏晉也

俗樂論一

呂覽音始篇有東音南音西音北音之別蓋五方風氣之殊莫之爲而爲必究其所始轉失之誕矣後代俗樂甚繁綜其大綱不越南音西音北音三者而已南音始見於成九年左氏傳降及戰國若采菱陽阿陽春白雪其曲非一漢高帝樂楚聲以爲房中樂漢之南音昉於此繼此而有相和三調又繼此而有江南吳歌荆楚西聲相和三調之變爲吳歌西曲當在過江以後苻堅宋武之所得尙是銅雀舊曲孝文宣武之所收半屬江左新聲新聲旣盛舊曲漸湮相和及琴曲皆南三調之衰當在宋末觀王僧虔之論可以見矣

音也西音卽秦音周都鎬京鼓缶而歌乃其舊俗季札聞歌秦

曰此之謂夏聲蓋猶有文武成康之遺風焉

西音何必始周昭秦音何必始秦穆

周喪樂壞工器散亡厥後清歌妙舞多出西涼尙亦自秦而往

乎羌笛疑卽古之

簫別見笛吹張騫入西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

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此西音之初入也舊唐書

云西涼樂者後魏平沮渠氏所得蓋涼人所傳中國舊樂而襍

以羌戎之聲此西音之再入也

荀勗今郝郝生鼓箏宋同吹笛以爲襍引相和諸曲馬融云近

世雙笛從羌起應劭曰涼州箏形如瑟是箏笛本西涼之樂而相和用之而西涼又傳中國舊樂則西音與南音合矣後

魏之世有箏邏迴歌又有真人代歌梁鼓角橫吹曲出於此是

北音也自李郎子亡而南音闕焉北音亦無習者唐時惟西音

最盛劉勰云周齊以來管絃襍曲得數百曲皆西涼樂也鼓舞

曲皆龜茲樂也

法曲亦西涼伎耳霓裳羽衣乃涼州節度使楊敬述造龜茲樂入中國始於呂光然漢烏孫公主造其女至漢學鼓琴返而龜茲

留之則龜茲亦早傳中國舊樂矣惟琴家猶傳楚漢舊聲此論

唐樂最爲分明然其始皆有聲無詞樂人採詩以合曲如郭茂

倩所錄近代曲辭是也

所謂因金石絃管作歌以被之也元和魏三調歌詞已如是不獨西涼伎

以後始有倚聲填詞之法

讀夢溪筆談始知其法創於王涯

沿及宋元此風盛

行學士大夫類能度曲被歌至元明之間南北曲迭盛世人無

歌詞者西音遂亡然詞曲體製相因聲調當不盡變西音而參

以真入代歌則爲北曲西音而參以子夜吳歌則爲南曲蓋至

是而三音合爲一矣

俗樂論二

或問五聲十二律雅俗所共邪抑專施於雅樂邪曰五聲雅俗

所共也十二律則專施於雅樂楚詞招魂云吳歊蔡謳奏大呂
些王逸曰使吳人歌諸蔡人謳吟進雅樂奏大呂大呂爲雅樂
則十二律無異於俗樂可知樂之有五音猶律詩之有四聲樂
之有十二律猶詩之有八病不知四聲不能爲詩不知八病則
詩不工不知五音不能成樂不知十二律則樂不雅或曰俗樂
旣不用十二律何以別五音曰音待律而正不待律而別且五
音六律之名見於經典彼倡爲俗樂者類非讀書稽古之人但
能分別清濁而已微特不知六律亦烏知有所謂五音近代有
管色俗樂也合四上尺工卽五音之別名或以合字爲宮或以
四字爲宮紛紛莫決而樂人之鏗鏘鼓舞自若也蓋彼所知者
七調循環流轉無滯以之度曲以之合歌以之吹竹彈絲泠泠

可聽謂合字爲宮亦可謂四字爲宮亦可任儒生之聚訟而樂人不與聞焉俗樂但知旋聲不知旋律銀字中管乃旋聲之器非應律之器宋人以管色配十二律愈益支離隋廢旋宮止存黃鐘一均當時雅樂尙止存一均豈有俗樂反備十二均之理非特近世漢魏已然夫列和以笛擅名者四十年傅休奕比之夔曠乃不知笛孔盡應何聲但云爲某曲則舉某指彼豈不知聲之有五哉笛有五孔一舉指而自辨五聲不必辨其孰爲宮孰爲商也或曰宮商分於清濁旣知清濁何以不知笛孔所應之聲曰伶人知五音之實而不聞五音之名儒者知五音之名而不辨五音之實然自律呂失傳賴有俗樂之管色得以分別五音雖爲異說所沮而端緒尙可尋繹予謂古之雅樂以六律正五音今之雅樂當以五音推六律學者宜致意焉

樂以律爲重自宜多方求之必不可得亦無庸強作解事耳
笛色七調乃旋聲非旋律也然一孔依一律本荀勗則七孔
已得七律宋太常用兩笛成曲見文獻通攷已具十三等聲但能
第其高下使無相奪倫雖不得眞律不猶愈憑私臆決乎
自鄭譯以來俗樂亦知有十二律但名實混淆不可爲典要
又不知旋律之法但就十二律分而爲二一曰平調一曰高
調於平調高調又各分七調則仍是旋聲也蓋俗樂所知者
如是而已

算律論

勿軒熊氏曰上古造律其次聽律其後算律夫造律尙矣其次
有資於算無取乎聽也孟子曰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

音又曰聖人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樂
祇有五音何嘗有六律乎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
以在兔得兔而忘蹄六律者所以正五音五音正而六律韜聖
人之耳力能不假六律而正五音策後人不能故作六律以遺
之六律所以代耳也方以律代耳安得以耳定律乎謂以耳輔
律之不逮則可謂律由耳定無資於算則不可蔡邕曰古之作
鐘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世不能則假數以正其度度正則音亦
正矣此善言律者也天下之最不可欺者莫如度數故曰繩墨
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有度數故也六
律之所恃亦在度數舍度數而言律則失造律之初意矣

蔡邕
雖言

度數然仍曰不如耳決之明不知耳之所宜決者五音也六律
之妙正在有一定之度數不須耳決爾蓋漢人說鐘律別有所

用不專爲正五音故有聽律之法然所謂度數者不過管之長短圍之大小及以數況聲如左傳正義所云者其術甚簡其數易明要必得三代眞尺用前人成法算之不以一毫私意襍於其間如是以正五音而五音仍不得其正則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也豈果律之無資於算哉求員形則曰合九而成規合七而成規求方形則曰倨句一矩有半倨句中矩並用規矩定方員之度其意在成方員非審定規矩也奏黃鐘歌大呂皆就一均言之均有五音以黃鐘爲宮以大呂爲宮亦意在聲不在律故曰樂中有五音無六律

樂本說

五聲十二律施於樂器非施於人聲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皆播之以八音八音者器也經曰歌永言聲依永言未嘗無聲然而不言聲也至於依永然後言聲聲依永者所謂夏

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也纔言聲卽屬於器矣蓋人聲有天然之節奏非聲律所能拘今夫耕夫牧豎矢口謳吟初不知爲何律之聲何調之曲而抗墜倨句自成音節此天籟也及其協諸聲律而人聲乃受範於器大司樂所謂歌大呂歌應鐘者卽鳴球琴瑟之聲而人聲從之矣記曰聲成文傳曰曲合樂其依永之謂歟是故樂有本焉非黃鐘爲宮之謂也堂下之樂不貴於堂上琴瑟之聲不貴於人聲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舉旌以宮偃旌以商

聲也而不可謂之樂人聲之入樂在於歌詩詩言其志歌永其聲推見至隱本隱之顯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所以養志也

卽此便是黃鐘之宮

樂之本其在是乎

堂上堂下說

樂有堂上堂下之別不可不辨也。咎繇謨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此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庸以閒。此堂下之樂也。詠也，管也，合也，閒也。禮經四節書備之矣。先合後閒，文偶倒也。鼗鼓祝敔，笙庸堂下通用之樂器，分屬三事，互文也。此不易之法。故四代共之。堂上有人聲，堂下祇有器音。故堂上曰歌，堂下曰笙。曰管，曰樂，曰奏，名義各殊，不容相溷。叔孫通制宗廟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箎絃。絃字因堯字連言之實衍文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有古清廟之遺。魏晉已降，寢失古意。如相和諸曲，絃管金石，襍然並陳。堂上堂下，溷而不分。俗樂旣然，其爲雅樂亦若是而已矣。記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大師下管，播樂器。鄭云：「特言管者，貴人氣也；貴人聲，貴人氣二者。」

居堂上堂下之大端矣善乎晉人之言曰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漸近自然夫堂上貴人聲故琴瑟雖尊僅爲堂上之佐堂下貴
人氣故笙管雖卑乃爲堂下之君絲不如竹人氣所以貴也竹
不如肉人聲所以尤貴也且樂以詩爲重故曰欲在位者徧聞
之貴人聲亦所以重詩也或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言其位置
如此耳未必截然分爲兩部曰攷之禮經笙入在升歌之後則
堂上歌詩堂下不吹笙也大射儀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於
鼓北羣工陪於後乃管新宮三終是下管時堂上之工盡降誰
爲歎者鄉射記云三笙一和而成聲注云三人吹笙一人吹和
凡四人蓋堂上之工止四人則堂下之笙亦不得過四人四人
而三笙一和則堂下無歌又可知且琴瑟笙管果並奏也又何

以別於合樂乎凡樂之可以依永者琴瑟之外莫如磬扣之其
聲清越以長其終訕然珉亦玉之亞也尙書夏擊鳴球搏拊琴
瑟以詠疏引鄭注曰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此合樂用磬不
用笙管之證或謂天子玉磬在堂上非也笙管激氣成聲聲隨
氣止無遺韻本非可依永者合樂雖兼用匏竹遠在堂下故人
聲不爲所亂耳籥章歆幽亦合樂之類不言歌而言歆者據儀禮云
送歌籥章所掌主於籥也然仍有琴瑟焉甫田云琴瑟擊鼓以
御田祖以祈甘雨此卽祈年以樂田畯者也韃韃氏凡祭祀則
歆而歌之鄭云以管籥爲之聲凡舞曲則用籥三幽亦舞曲歟
甫田之琴瑟擊鼓蓋必先有堂上堂下之樂然後及舞凡樂皆
然未有不歌不管而遽舞者或問堂下之樂有辭乎曰是不可

攷然竊以無辭爲是何則辭非人聲不宜堂下無人聲從其有辭以笙管之聲播之聽者豈能辨乎有辭而不能辨不如無辭鄭司農注樂師云肆夏采薺皆樂名或曰皆逸詩樂名與逸詩何以異曰無辭曰樂名有辭曰逸詩引或說於下者備一解耳然則九夏無辭先鄭已有此說非宋儒臆論杜預亦云肆夏樂曲名從先鄭義也音有無辭之曲磬師奏緦樂鄭云雅聲之和樂者按緦樂雖襍聲亦有音節惟有音節故可奏也但簡短耳然亦不得有辭有辭卽正歌矣騶虞盧令非不簡短謂之襍聲不可也觀於緦樂而笙管金奏之無辭又何疑焉或以宋公賦新宮證其有辭曰是奚足哉楊白華豈卽周人刺幽后詩邪

歌詩說

歌詩之流或一字而協一聲或一字而協數聲二者皆有所未
安古人之詩不拘聲病而未嘗無韻竊意歌必永言然必至用
韻之字乃始引長其聲其句中之字則皆平讀但微有高下曲
折而已假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上六字俱不必永唯鳩洲二
字宜曼聲以引之夫言以足志所貴乎永言者以其可以明志
也其辭未畢則其志未明而何永之有故後世以一字爲一言
古人則以一句爲一言明必成句而後可謂之言也商以前詩
一句一韻則一句一永周詩兩句一韻則兩句一永陸德明曰
古人韻緩韻緩者歌詩之法也四聲莫緩於平聲歌詩者雖遇
仄韻緩讀之亦若平聲然顧亭林曰天不可讀爲去而地可讀
爲平東不可讀爲入而北可讀爲平此韻緩之確詁永言之秘

自顧氏能舉其例而不能言其故誠知歌詩之法遇韻而永則地北爲平之故可得而知矣凡歌詩必有襯字襯字所以永言者也顧氏曰詩中語助之辭皆以上文一字爲韻如兮也之只矣而哉止思焉我斯且忌猗之類皆不入韻又有二字不入韻者著之乎而是也

說本詩疏而稍詳

郭茂倩曰相和諸調曲皆有辭有

聲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類也按周詩之用語助猶漢詩之有聲皆所謂襯字也但詩之語助聊以足句故祇用一兩字歌者遇語助字必疊吟以成永若無語助則別加襯字夫語助必綴於韻後則永言豈一字而數聲哉明乎永言之義卽知依永之法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播之於八音典同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蓋五聲十二律

爲樂器設不爲人聲設經曰聲依永永者人聲也聲依永者以
器聲依人聲也聲之所依者韻後之永若句中之字無事於永
卽不必以器聲依之皋陶謨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聲依
永之謂也記云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
矣蓋清廟之詩無韻無韻則不永然而歌法有詠有歎詠者襯
字也歎者疊句也清廟雖不永而未嘗不歎一倡三歎此天子
登歌之通例非止施之清廟知者鄉飲酒工四人二瑟注云二
人鼓瑟則二人歌大射工六人四瑟諸侯禮也以次差之則天
子工八人四人鼓瑟四人歌也歌者四人故一倡三歎鄭氏云
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此言清廟之詩歎而不永也
不永明非極音三歎故有遺音孔疏云三歎言歎者少蓋誤會

注意耳唯堂下之樂則無詠歎何則詠歎者人聲也堂下無人聲何詠歎之有夫奏樂既不永言則歛笙亦不依永直一字一聲而已矣鄉飲酒疏云笙歌之詩各自一處故存者併存亡者併亡是則堂下樂曲與堂上詩歌體製不同音調亦異趙彥肅風雅詩譜若用之堂下未必不合於古也又古者飲射皆合樂周南召南謂堂上用瑟則堂下以磬合之若笙管不可依堂上之歌猶琴瑟不可奏堂下之曲也唯鐘鼓用之金奏不以合歌左氏傳晉侯賜魏絳歌鐘二肆鐘而曰歌此淫樂也不可爲訓金奏九夏仍無人聲與笙管同例凡樂有音必有節傳曰言出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又曰節奏合而成文漢之歌曲前有豔後有趨琴家亦有汎聲至於句投節拍莫不有法焉所謂曲如折止如槁木不得

此法何以成文大戴投壺雅曲二十六篇其八篇廢不可歌漢魏之間存者四詩而已蓋聲調者眾詩所同而節奏則每詩各異雖識曲如杜夔不能據所傳之曲推類以盡其餘況今併四詩亡之此古調所以絕響也

書歌詩說後

或曰何以知五聲六律爲樂器設不爲人聲設曰人聲之抑揚唱歎乃自然之節奏若以聲律檢束之則失自然之致矣歌永言愚夫愚婦所能聲依永則非瞽矇不辨史記律書有辨五聲數法聲者無形之物何數之可紀乎寓聲於器而數度昭焉或曰何以知堂下無人聲曰儀禮不言笙數鄭氏曰三笙一和凡四人別無歌者故知堂下無人聲然則歌者必在上乎曰亦有

在下者大師大射帥瞽而歌射節以鄉射考之其位在阼階下
之東南堂前三筓西面北上樂正命太師曰奏狸首閒若一閒
若一者重節重節也者調其聲之疏數而已不以詠歎爲重也
節之以鼓射節子別有說不用琴瑟此歌之變例也惟舞亦然舞必有
曲武勺是也舞在堂下不登歌也治亂以雅訊疾以雅重節也
坎坎鼓我塤塤舞我以鼓節歌也或曰三百篇皆堂上絃歌之
詩乎曰然曰籥章掌土鼓豳籥豳謂七月七月亦三百之一未
知堂上有籥否曰此合樂也詩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卽祈年
於田祖也琴瑟堂上之樂籥鼓堂下之樂孔氏詩疏云此不言
籥彼籥章不言琴瑟皆文不備耳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三十二終

仁和葉維幹校
上海范本禮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三十三

南菁書院

頑石廬經說八

德清徐養原新田著

歌永言說

歌永言何謂也曰凡詩必有韻歌詩者每至用韻之字必引長其聲所謂永言也古者以一句爲一言夏商以前之詩一句一韻則一句一永周以後始有兩句一韻者則兩句一永蓋詩以言志句以足言句不成則言不足言不足則志無由見歌也者歌其志也志形于言言成于句句截于韻夫歌之永在韻則聲韻之學不可不講也韻者後聲與前聲相叶也聲之別有四平聲最長入聲最短後世歌曲以入聲散入平上去三聲古人歌詩以上去入三聲總歸平聲然而每字又有發聲收聲當其發

也有平有仄及其收也雖仄亦平古人辨聲非不嚴而用韻甚寬以字有發聲收聲之不同故也歌者於韻字之發聲隨其平仄而抗墜中節復引長其聲以收之則後聲與前聲自然諧叶而歌之道得矣其語助之在韻下者若之哉矣也兮只而思之類乃作詩者自永其言歌詩者遇此亦當融入永中不使贅出庶不與韻字相礙至若句中之字固亦有曲折逗留不得直遂如讀書然然所謂永者不在是也是故歌聲之得力全在用韻之字趙彥肅風雅十二詩譜一字一聲是歌而不永也近代南北曲一字數聲是聲依字也若是則詩不必有韻而凡無韻之文皆可歌矣豈永言之旨哉大司樂注云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諷如小兒背書聲無回曲誦如舉子讀文有抑揚頓挫之

攸文王世子曰春誦夏絃蓋誦者弦之漸也誦得其節則可以
弦矣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春秋卿大夫賦詩俱有聲節非但
引詩詞之比衛獻公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以激怒孫林父師
曹遂誦之蓋諷則顯違君命歌則恐林父不解惟誦介二者之
閒君不我罪乃得遂其報復之志墨子曰誦詩三百歌詩三百
舞詩三百弦詩三百然則誦者歌之漸也欲知歌宜先知誦誦
得其法其於歌也思過半矣

聲依永說

聲依永何謂也曰聲五聲也然而非泛言五聲也乃五聲之播
於鳴球瑟者也聲不離器而堂下樂器又不可以依永故知
爲鳴球瑟瑟之聲予旣論之茲不具詳惟聲之依永當有其法

今雖不傳可得略說也夫歌者人聲也人聲之高下短長初無定準必以五聲檢攝之然後應節合度而可以入樂然聲之所依又必在句末用韻之處句已絕而聲未絕餘音嫋嫋乃以球瑟之聲依之是聲之所依者永也若句中之字則不可以聲依之何則古人作詩不與歌者相謀章句無定聲病不拘非若宋詞元曲先安排腔調而後填詞然古人之詩未有不可入樂者則以字中無聲聲中無字兩不相妨故也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依鹿鳴之聲歌之此唯聲自爲聲詞自爲詞故不襲其詞而可用其聲漢樂府尙有此意如飲馬長城窟行木歌飲馬長城窟詩後改用青青河畔草夫此二詩者字之平仄句之長短篇幅之廣狹無一相同而樂府以之相代可見聲之所依在永

而不在詞自倚聲之說起而古法湮矣

倚猶依也朱子其所謂永依聲也自漢人爲

五言詩句之長短始有限制唐人爲律詩字之平仄始有準繩厥後有長短句則又以參差中見準繩觀詩體之不同知歌法之變

叔孫通制登歌不以管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蓋不

特管聲不與人聲相亂卽弦音亦不與詩詞相亂此古法之善

也後世之樂既不辨堂上堂下歌聲一發絲竹並興肉音含糊

喧呶竟曲又安見人聲之獨貴乎今吳下有彈詞者其聲雖俗

然頗得依永之遺意凡七言近體皆可歌器用弦鼓所謂弦歌

也但七言句長而韻短弦鼓閒促而聲高調之不雅實由於此

古詩所以必四字爲句而琴瑟之器特大厥有冒哉或曰彈詞

者先彈成一調則萬曲可歌如古詩亦然則一詩可該三百何

以雅歌二十六篇廢不可歌者八而杜夔祇傳四曲不傳其餘

曰有聲有節永者其聲也聲之曲折則有節焉漢書藝文志有河南周歌詩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皆所以記其節奏耳歌射節者騶虞九節貍首七節每詩之節各有不同又如疊字散聲亦非一例詩之廢不可歌殆以此等之失傳也夫

古法既不傳且理會依永之義參以師乙七法猶可得其彷彿

沈約朱書曰吳歌襍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弦管又有因弦管金石造歌以被之魏世三調歌詞之類是也按唐以前歌詩不越此二法前一法卽虞廷依永之遺但古者弦而不管漢則絲竹更相和耳後一法當起於周末宋玉對楚王問首言客有歌於郢中者是全篇皆言歌也下云其爲陽阿薳露其爲陽春白雪皆曲名是先有曲而後有歌也二法不同然

其聲詞不相妨則同也故唐以前無不可歌之詩至唐中葉始有填詞之法沈括曰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聲詞襍書當在句末後代樂府聲襍句中久之遂訛舛不可讀如公莫舞歌之屬是也此蓋用後一法者於依水之旨稍乖今管弦之中纏聲亦其遺法

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朱子亦言古樂府句中多有泛聲今人恐失此泛聲逐一添字以實之朱子說與存中合泛聲卽和聲纏聲也自填詞之法興古法遂不可考亦音家變更之大者非但管弦襍曲盡改古調卽琴曲亦然東坡醉翁操敘云沈遵醉翁操有聲無詞翁雖爲作歌而與琴聲不合又依楚辭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辭以製曲雖粗合均度而琴聲爲詞所繩約非天成也東坡此敘與休文之

說相應作歌而與琴聲不合則不能因金石弦管造歌以被之矣倚調製曲而琴聲爲詞所繩約則不能以徒歌之詩被之弦管矣此唯不用和聲故多窒礙若如古法則自無二者之弊然東坡所作乃倚曲製詞未知與琴聲果合否夫琴本依永之器倚詞非也倚曲尤非也倚曲製詞卽填詞之法故稼軒擬之竟作詞調而南音變爲西音矣

南音西音見俗樂論

射節說

凡歌必在堂上惟歌射節則在堂下堂下亦有歌乎曰非弦歌也歌而不弦則異乎在上者矣樂正命太師曰奏耜首問若一注云閒若一者調其聲之疏數重節故可謂之歌亦可謂之奏其歌與堂上之歌不同堂上之歌用琴瑟射節則用鼓而已然

則堂下在何處曰鄉射禮云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筭西面北上坐此其位也射者循聲而發循歌聲非循鼓聲也歌者所以節射而鼓者所以節歌用琴瑟則主于依永用鼓則所重在節無事于依永也然則投壺將奏狸首必命弦者何也曰歌固弦者之事也時雖不弦旣詔之使歌故舉其本職耳節者行乎音之間者也故曰間若一以一終爲一節者乃大節也而一歌之中聲聲相續又莫不有節焉所謂間若一者謂此也若謂第一終與第一終疏數必均則寬廓而無準矣故知敖說爲謬鐘師所擊者特鐘也亦兼擊鼓攷鐘師本職奏九夏之外凡三事曰奏燕樂曰奏射節曰擊鼓纓樂此三事皆擊鼓而已無鍾也燕樂與射節所擊者蓋皆擊鼓也若九夏則擊晉鼓故鍾師掌之

康成云古者舉事鼓各有節聞其節則知其事矣按古有舉事之鼓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周禮大胥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康成之所云者豈謂是耶其鼓節卽用是日樂中之鼓節如將興舞卽用節舞之鼓將習射卽用節射之鼓故可以聞而知之康成之注與竹軒之說固互相備也或曰舉事猶言行禮也如興舞習射之類有鼓以爲之節使按節以赴不致茫然失措故曰聞其節則知其事知者謂得於手而應以心也大射儀不鼓不釋注云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也鼓亦樂之節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凡射之鼓節投壺其存者也周禮射節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以下五此注最分明射時無他樂惟奏狸首則鼓爲狸首之節矣節歌本宜奏拊因

在堂下故以鼓代拊耳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三十三終

仁和葉維幹校
上海范本禮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三十四

南菁書院

頑石廬經說九

德清徐養原新田著

輪綆說上

輪綆三分寸之二先儒說不安處蓋輻有廣狹之綱說者不知以網求綆而徒求之杓鑿斯失之矣綆也者中隆而邊下者也中隆而邊下者非輻高于牙之謂也輻自有廣狹近轂之輻廣近牙之輻狹近轂者高近牙者低則中隆而邊下矣記曰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濫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散圍此數語者輻形橢方而側置于牙與轂之間正面視之則見其厚側面視之則見其廣股近轂散近牙股廣二寸其網三分去一則散廣一寸三分寸之一兩廣之較則輪之綆

已然而昔之論綆者於股圍散圍略弗之及若與綆無與者何

哉由不審網法故也輻有廣狹之網又有厚薄之網

散圍三尺二寸則輻

取之厚可一寸與大車同散厚三分寸之二

賈疏云假令輻

近轂處圍六寸也此語疑有脫誤當云假令輻近轂處圍六寸

則近牙處圍四寸也此雖假設之詞適合正度圍六寸者厚一

寸廣二寸也圍四寸者厚三分寸之二廣一寸三分寸之一也

厚薄之網兩邊分網廣狹之網一邊偏網其不網之邊仍直如

弦明乎此而綆之形乃可得矣輻既偏網則齒蚤自宜俱用偏

柄偏於不網之邊兩端相直是之謂不齮牙般俱有鑿以納齒

長

蚤鑿之長廣記無明文當各長三分寸之二廣三分寸之一

居散廣之半居股廣三之一廣牙之厚記亦無明文但云參分其

居散厚之半居股厚三之一牙圍而漆其二鄭注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面不漆

者各一寸也此亦假設之詞令牙厚二寸則不漆者六分寸之

五也

較長三尺二寸六分寸之一

牙厚二寸三分寸之一則不漆者三分寸

之二也

較長三尺二寸三分寸之一

附乎其中其厚二寸乎

與輻股廣同牙厚較長其數

無定惟輻廣則有定蓋較廣比股廣三分去一而所去之一分得三分寸之二則股廣二寸可知

三分牙厚而

鑿其一內外畔各餘三分寸之二較之一傍網盡處適與牙齊

其不網之邊則牙出于輻三分寸之二與股較二廣之較相準

於是一面突一面窪略如甌算之形先鄭以輪算釋綆其制當

如此

牙厚必與輻博相準牙角二寸則輻博亦二寸牙鑿居牙厚之中央其長得牙厚三分之一而輻以偏納納之於是

輪之內面則牙出於輻三分寸之二輪之外面則輻出於牙三分寸之二合內窪外突而綆之義乃全然則輻之外突將突然

出於牙之外乎非也輻近較者大近牙者小固以漸而役也欲明綆法須兼明網法不觀諸記乎

更證以大車

之輻車人云大車輻博三寸厚三之一又云大車崇三柯綆寸

按大車之輻亦當有股有較其網法與小車同輻博三寸謂股

博也三分去一則散博二寸也股博三寸散博二寸則綆寸矣
大車之牙當厚三寸鑿長一寸輪崇則輻長輪庠則輻短輻長則股廣輻短則
股狹股廣則綱多而綆深股狹則綱少而綆淺故三柯之輪綆
寸六尺有六寸之輪綆三分寸之二

輪綆說下

鄭注釋綆其義未明今就鄭意而詳釋之鄭云參分寸之二者
出於輻股鑿之數也股鑿對散鑿言之出者近外也凡輪以向
輿者爲內向軹者爲外出於股鑿者謂散鑿出於股鑿也散鑿
近外股鑿近內是鄭意股鑿散鑿不對輻皆衰建且向內算
也賈疏云車輪皆向外算蓋觀其注匠人經涂九軌云乘車六
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謂轂廣旁加七寸者輻內二寸半

輻廣三寸半

謂股廣也鄭用圓三徑一古率故謂股徑一尺三寸

分寸之二較徑三寸九分寸之五輻廣鑿深皆三寸

半纒三分寸之二金轄之間三分寸之一此輪七寸之數由內

及外之序分明輪算在輻廣之外不曰出于輻股而云出于輻

納則纒在輻廣之內矣舊則輻之衰建明矣夫揉輻宜直不宜

既偏柄則蚤亦偏柄可知曲置輻宜正不宜衰衰則舊蚤闕矣輪何由固乎且輻所以綱

者以其直本中繩恐泥行不便故特衰小之若輻皆衰建則不

綱而綱矣更何綱爲此皆於義未安故不敢從近世江慎修氏

祖鄭義而加詳其略曰舊用正柄蚤用邊柄上下鑿不相當令

牙出於輻股鑿三分寸之二則輻股微隆而重勢稍偏輪不掉

向內矣此說與鄭注大致相同惟邊筍二字爲鄭氏所未道但

所謂輪算者特約略形似之辭輻有股股之綱而本不平面不

平則緩形自見豈必衰建其輻簇成銳頂真如飯甌之竹底哉
 且輻之衰與不衰何關乎柄之偏與不偏此理終不可曉輻用偏網
 則自然偏重亦不因更可疑者鄉黨圖考云三十輻向外隆起
 上下鑿之不相當也
 不使其平周禮疑義舉要云輪牙稍偏於外而輻股向內隆起
 此則一人之言何矛盾若是圖考在前舉要在後豈有所不安
 而自改其說邪要之內算外算其為算一也內掉外掉其為掉
 一也輪算則車行不掉鄭注一言實簡而盡若就輪制而論則
 網邊向外不網邊向內為合宜爾

輻網圖

正視

三分網一
 股

股

側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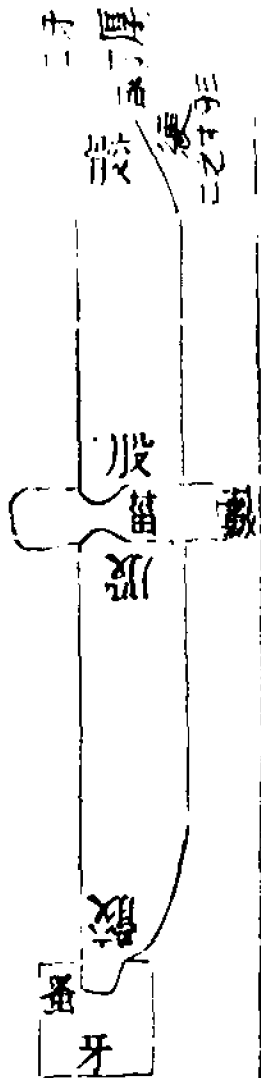
三分網一
 股

股

股

股

輪算圖



第 二

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輶鄭氏改去一爲去二
良是第以賢爲大穿輶爲小穿似非記意記但言長不言圍則
去一去三乃長數非圍數大穿小穿之名施於轂口賢輶之名
施於轂身施於轂身故有長短之度五分去二則輶長一尺九
寸二分也五分去三則輶長一尺二寸八分也凡轂以其長爲
之圍則鄭義亦兩通鄭所計者大小穿之圍也轂圍則三分去
二是轂之內圍分三等也轂與大穿統屬于賢平分賢長各轂
得九寸六分可也小穿則在輶內轂

面祇賢輶二名既分二名則外圍之大小宜分二等上言停其
漆內而中訕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者謂賢圍也輶圍
無可考以意言之當五分賢圍而去其一得二尺五寸六分蓋
輶之內圍既小於賢圍五分之一則外圍亦當減五分之一然
後厚薄相等否則賢薄輶厚外勢不太重邪然則記當云五分
其轂之長去二以爲賢去三以爲輶五分其賢圍去一以爲輶
國文有訛脫爾輪人爲蓋弓長六尺謂之底輶按轂長三尺二
寸倍之得六尺四寸併車廣六尺六寸共一丈三尺轂在輿下
者三寸三分寸之二倍之得七寸三分寸之一三分轂長一在內計一尺三分
寸之二除旁加七寸其餘皆在輿下與一丈三尺相減得一丈
一在內二在外以齒蚤中央分界
二尺二寸三分寸之二爲兩轄相距之度六尺之弓上近部平

者二尺倍之得四尺蚤末下於部二尺爲句字曲四尺爲弦求股得三尺四寸六分有奇倍之得六尺九寸二分有奇併平者四尺及部廣六寸共一丈一尺五寸二分以較兩轄相距不滿七寸五分弱半之三寸七分強軹長一尺二寸八分車蓋所底者九寸一分弱耳若以軹爲轂末則不能底矣

軹說

說文云軹車後橫木鄭注輿人云軹輿後橫者也程氏瑤田著釋閒一篇謂物必有兩乃謂之間備舉經傳閒字爲證而考工之軹間亦其一焉其說最爲精確然則許鄭之說非與曰軹之本義專指車後橫木以其爲輿之本言輿者多舉以言之說見賈疏故輿牀及兩旁通謂之軹矣說文云軹車軹前也鄭注輿人云

軌謂輿下三面之材轎式之所封然則輿之兩旁或因乎前而通謂之軌或因乎後而通謂之軫本無定名惟前軌後軫則不可互易小戎疏謂車前有軫謬矣江氏永曰輿下唯後有軫餘三面皆無材若有三面材則兩旁之材有礙於轂之轉矣輿三面及底板皆以牝牡相衡如今人作箱之法今按車人牝服鄭司農云謂車箱說文亦云箱大車牝服然則車箱乃大車之制也蓋大車牝服四面有板上用平鬲形同匡匪說文匪器同竹篋篋車答也今人以篋爲匪不復知其爲車答矣所以載物非以載人後人呼篋爲箱因其形似而名之也詩云院彼牽牛不以服箱大車之謂也若小車則有較式之別高下參差復闕後面豈能以今人作箱之法作之輿牀之制記無明文或中央用橫板二各長六尺廣二尺五板

爲階五階爲階每長三丈高一丈前後用橫木二前即軋後即軋各長六尺六寸廣二寸兩旁用縮木二各長四尺四寸廣三寸車後人所登降故軋用堅木餘三面則與中央橫板用材但稍厚爾中央橫板厚可一寸軋崇三尺三寸當從轂心起算轂徑一尺有奇半之加橫板厚共六寸強板轂之間弱免圍徑三寸六分加板厚共六寸七分弱免圍離軋三分強軋厚三寸五分軋圍與三面材厚與軋同其厚俱高出橫板上輪牙同而底面則平故不礙轂之轉是則三面未嘗無材軋名初非一定考工記軋凡五見其別有三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軋圍輿後橫木也加軋與轂軋方象地輿也五分軋間弓長底軋兩傍也烏可一例讀諸

鍾而說

龜氏爲鍾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鄭注云并衡數也賈疏云以鉦長爲甬長大長不類故并衡數此說良是然則甬與衡二物也參分甬圍去一以爲衡圍明體別故圍徑亦殊乃說者猶以衡甬爲一物則仍無解於大長也說者曰衡平也甬自下至上以漸而小至頂平處則得衡圍夫衡固訓平然必橫而平者方謂之衡如環衡權衡車衡瑟衡橋衡無非橫者若衡甬爲一物則卓立鐘頂失衡之義矣蓋衡與甬二而一者也縣之則橫于甬上不縣則植于甬口甬口之徑略小于衡徑口上有脰故可植衡故言甬長者必并衡而數之甬之橫者謂之衡故衡亦通謂之甬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二在上者衡也一在下者甬也假令甬通

長一尺八分則衡長七寸二分甬長三寸六分

旋者縣鐘之繩也旋以縣鐘幹以繫旋

旋下端屬甬上端屬衡衡之兩端及甬之兩傍皆有幹衡幹與甬幹宜
相直甬徑三寸六分甬幹貫旋處離甬可六七分衡長凡四幹
七寸二分衡幹距左右端各寸餘幹設于衡之下面而縣兩旋又於衡之中央設旋而上屬於甬是鐘有三旋也一
旋在上居中以御傍如鐘體左右稍有輕重則衡不平矣凡鍾
所以有衡者欲其平正且流動也若不用衡以兩旋繫甬則不能流動王朴鑄鍾
隋圓而側垂隋圓古制也衡甬但側正圓垂之義不可得詳旋設於甬
外地處其偏故必設兩旋乃得其平側垂者其設一旋乎設當
銑則鍾欹當鉦則鍾仰欹與仰皆非縣鐘之法胡瑗改鑄正其
紐使下垂叩之舛鬱而不揚又不知正紐下垂當作何解記曰
舛則鬱未聞下垂而舛鬱也晏子外篇景公爲大鐘仲尼曰鐘
將毀衡之果毀公問其故對曰鐘大而縣下衡之其氣下回而

上薄是以曰鐘將毀蓋氣不得泄於下則回而上薄也若高懸則無此病然中空既深其氣亦難驟泄子家有古鐘於舞上鑿四五小孔此豈漫焉爲之蓋欲使氣之不能下達者得泄於上也下既不舛而上復有所泄又何病於鬱乎然又恐其柞也故爲之甬以範之甬上仍有口以通洞之不過其上泄之氣古聖制作自有精意奚側垂下垂之致辨爲

戈戟倨句內外解

欲知戈戟之制先辨倨句之形欲知倨句之形先明內外之義戈有內有胡有援鄭云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凡執戈戟必以援向人以秘向己故以近秘者爲內以近援者爲外若鑒之則近秘者在下近援者在上賈疏胡上胡下以立戈言也但以倨爲胡上句爲胡下則非也夫援與內相直而胡其

初出者也鄭不曰援以內而曰胡以內者欲見胡之旁出適當
援內之間所謂內者不惟內於援且內於胡故記文先言內次
言胡次言援由內及外次第秩然又曰倨句外博外字正與內
字相對此內外之辨也何謂倨句倨者直也句者曲也從者爲
倨橫者爲句句股之法縱爲股內縱爲倨胡橫爲句皆用曲胡
是誤解倨句之義且泥於戈戟之爲句兵也戈戟之胡皆倨句
直有胡卽可以句記所言倨句並指胡與內相形之勢耳倨句
之形如此鄭云胡之曲直鋒本必橫胡與援內相接之處爲胡
之本胡本低胡鋒仰則短內而已倨胡本高胡鋒俯則長內而
已句是故胡平則鋒本橫而倨句中短記於戈言已倨已句於
戟言倨句中短互文見義也倨句中短則可使外博倨者內也
句者胡也內在胡之內以近胡處爲外胡在內之外以向內邊

爲裏故曰倨之外胡之裏也胡在援之內以向援邊爲外爲表
故曰句之外胡之表也倨句外博言胡本表裏皆博也四病由
于四失因倨句之外博決其必中短而無四失故曰廣其本以
除四病知此則戈制得而雞鳴擁頸之名亦從可識矣戈與戟
其平積皆三十六寸應人云句兵棹注云棹隋圖也棹隋圖則
內胡援皆隋圖可知戈廣二寸乃隋圖之
長徑也論圖半周則
不止二寸戟亦然何則戈內四寸胡六寸援八寸縱十二寸
橫半之

通計十有八寸廣皆二寸以乘十八得三十六戟內四寸半胡
六寸倍之十二寸援七寸半縱橫皆
十二寸通計二十四寸廣皆寸半

以乘二十四亦三十六然戟胡倨句中矩是無外博也故鄭注
云援之外句磬折鄭又云取圖於磬折凡磬折必方
戈戟之外博則圖非磬折之常法蓋倨不外
博而句仍外博磬折即指外
博曲直之度兩胡之句外博與一胡之倨句外

博相當刺者鋒也戟之有刺猶戈之有刃戟援七寸半胡六寸皆不計刺則戈援八寸胡六寸亦不計刃然則記於戟則別言

刺於戈不別言刃何也戈刃在援胡之端與援胡爲一物戟刺

則別爲物不與援胡相連故特言之戈戟皆空中以貫秘戈秘六尺

六寸通計自援至鏑之數也秘貫援中故專以秘言之惟外博處直用金兩片而中不空戟秘出於援端

而設刺焉鄭注所謂著秘著援端之秘也戈刃平戟刺銳銳者

輕於平者戟之三刺與戈之兩刃相當夫是故戈戟異制而重

皆三鏑明乎戈戟之重皆三鏑而戟制又可得矣或曰戈胡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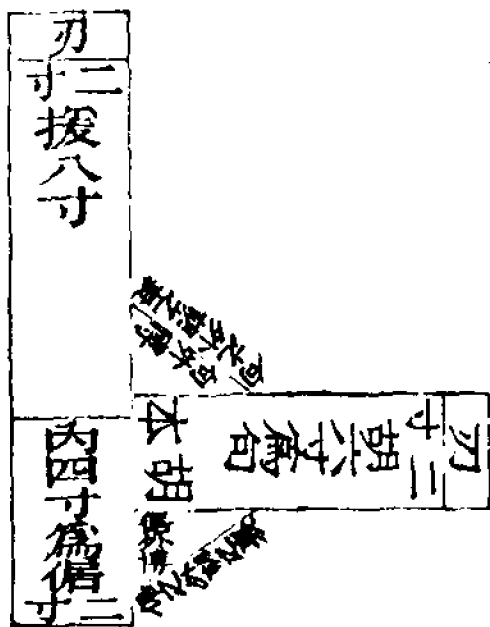
二寸則其刃甚狹狼暉何以能斬秦囚曰斬謂傷之也旣斬而

又禽之是未死也鄭注啄人二字可謂善于形容者矣鄭注啄字似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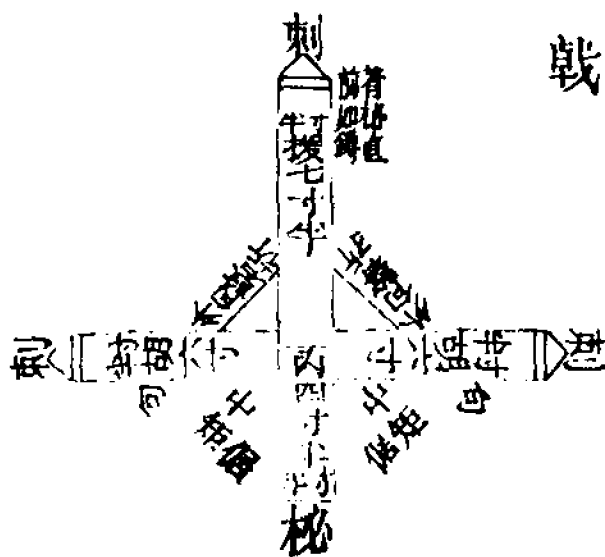
雞鳴擁頸之名悟出曰如鄭注則已倨已句與倨句外博同名而異義曰

字有虛實其義則同已倨已句皆謂胡也胡太昂則橫者或幾於縱矣是過乎磬折之度也不已直乎胡太俯則橫者且不能中矩矣不已曲乎

戈



戟



皋陶說

鄭氏釋鞀人穹者三之一及上三正俱極精當至論鼗鼓中圍加三之一爲兩廂其數又以皋鼓爲中曲不參直則竊以爲不然三鼓惟長短異爾鼓匡未有不三折者中徑未有不加于鼓面三分之二者鼓面四尺三鼓所同也鼓面旣同則中徑豈容有異胥鼓短鼗鼓次之皋鼓最長短者中徑反大長者中徑反小短者三折長者兩折有是理乎予始疑首節不言鼓而鄭解穹者三之一爲加於鼓面之數語意似乎無根旣思之不必疑也首節雖不言鼓面而記版廣之數特詳知版廣之數則左右鼗之口徑定矣口徑卽鼓面也左右鼗廣六寸中尺以左右鼗之廣三分益二卽得中廣然則口徑三分益二亦必得中徑不論鼓之大小版之多寡莫不皆然由廣知徑由徑知穹其專計

一廂何也尺與六寸一版之廣也二十版兩兩相對今祇就一版驗之故其穹也亦祇得一廂數爾夫首節之三之一既據一廂則次節之三之一亦當同例而鄭氏異解者蓋泥于圍之一字也不知中圍加三之一猶言中徑每廂加三之一爾不言徑而言圍者圍猶周也環而視之皆加於鼓面三分之一此與穹者相對穹散辭也未成鼓而先有版取版一枚平置于地中高兩端下若橋然故曰穹圍聚詞也既合而成鼓則圍見矣有中圍卽有鼓圍如于大圓中容小圓四圍相距皆等西法謂之距等圍其相距之度卽大徑加于小徑一廂數至皋鼓倨句磬折近世程氏瑤田辨析致精足正鄭氏之誤第仍用鄭氏中曲之說則亦疎矣皋鼓亦三折爾中段平衡左右衰倚磬折之形在

左右之相向與中段無關

中段與左右相接處倨句如欄倍欄則爲磬折

試取兩表

引而伸之使相遇成角則磬折之形自見一說平與表相與成

磬折形其法以中圓所加之三之一爲句卽以爲股以求其弦

卽表面也與中段相接左右各成一磬折形然則三折何礙于

磬折邪夫惟皋鼓磬折故中段之長不能與左右鈞然其爲三

折及中圓如數固未嘗有異也若如程說則皋鼓中徑至八尺

九寸無乃過大且程氏於鼗鼓之中圓亦同鄭誤又謂鼗鼓亦

中曲其誤豈不更甚於鄭氏哉

長六尺有六寸者乃循鼓身之屈折計之非兩面相距之直度

鄭注謂穹上一直兩端又直各居二尺二寸是也下二鼓仿此凡量曲物皆然車人之末弓人之弓與皋陶同度其量之亦同

法晉鼓兩面相距五尺七寸弱鼗鼓兩面相距七尺二寸八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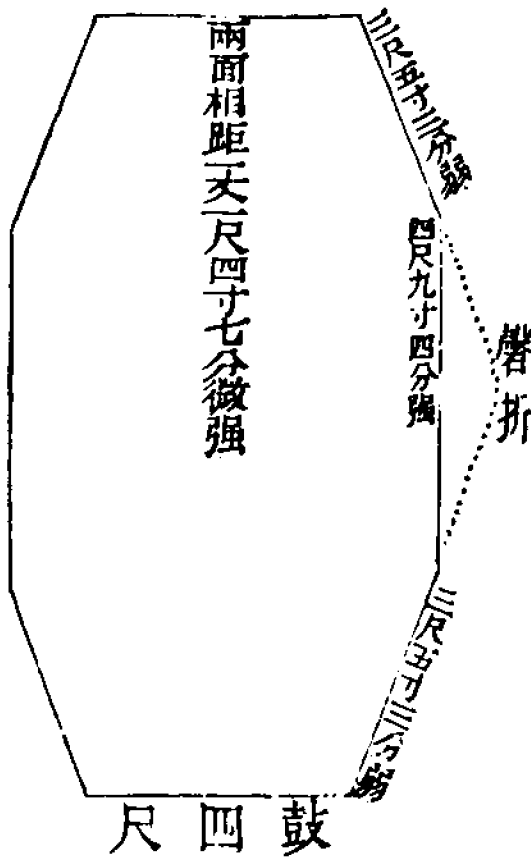
強皋鼓依前說則中長四尺九寸四分強左右各長三尺五寸

三分弱兩面相距一丈一尺四寸七分微強依後說則中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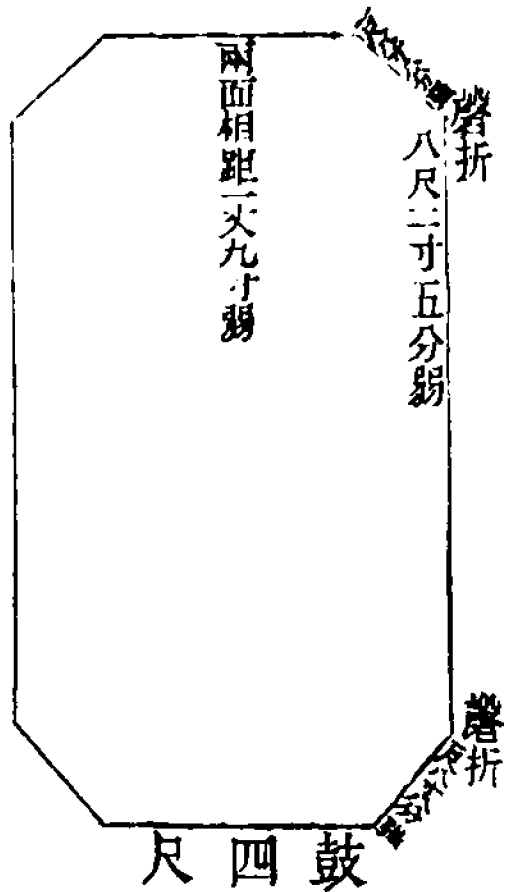
尺二寸五分弱左右各長一尺八寸八分強兩面相距一丈九

寸弱 首節不言何鼓注肅晉鼓竊意鼗鼓鼗鼓路鼓面有多
 寡形制本同首節蓋兼四鼓 賈侍中云晉鼓大而短則鼗鼓
 舉鼓小而長矣因短見大因長見小其實鼓有短長無大小
 首節不言鼓面與下二鼓同也下二鼓不一 廣與首節同也
 皆互見也言版廣而不言鼓面則鼓之大小僅有虛率而無實
 數言鼓面而不言版廣則鼓面雖得而中徑不可知 厚三寸
 謂中段也至兩端則漸薄 凡鼓之折皆倨
 於矩也獨於皋鼓言磨折益知磨折有定度

皋鼓圖



泉鼓叉圖



或問雷鑿路三鼓其制如何曰聶氏所圖迂拙之甚斷不可

用益此三鼓俱止兩面可伐與晉鼓同也其異於晉鼓者於

鼓木腰圍鑿孔冒革別成小鼓徑可尺餘鼓面宜平須於孔上別施一匡如後

世稱雷鼓六孔與大面而八靈鼓四孔與大面而六路鼓二

孔與大面而四叔重康成並云八面六面四面者併大面計

之也先鄭云六面四面二面者除大面計之也其實一也大三
說有鼓有鼗而無鞀先鄭云鼗鼓鼗鼗皆謂六面有革可擊
其以小面爲鼗與者雖可擊實不擊也其所擊者仍止兩大面爾

記云中廣尺按中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合二十板以割
圓之法求之每板一尺一分七釐有奇言一尺者舉成數也
凡圓物之有棱者兩棱之間仍是平面不可以圓周論也古
率固疏或用密率亦非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三十四終

仁和葉維幹校
上海范本禮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三十五

南菁書院

頑石廬經說十

德清徐養原新田著

太行山考

元和郡縣志懷州河內縣太行山在縣北二十五里太行陁在縣西北三十里連山中斷曰陁述征記曰太行山首始于河內白河內北至幽州凡有八陁第一曰軹關陁今屬河南府濟源縣在縣理西十一里第二太行陁第三白陁此兩陁今在河內第四滏口陁對鄴西第五井陘第六飛狐陁一名望都關第七蒲陰陁此三陁在中山第八軍都陁在幽州太行陁闊三步長四十里又武德縣太行山在縣北五十里故大斛關在縣北一百六里太行山上又修武縣太行山在縣北四十二里

澤州晉城縣太行山在縣南四十里天井故關一名太行關在縣南四十五里太行山上 又陵川縣太行山在縣西南百里恆州獲鹿縣井陘口今名土門口縣西南十里卽太行八陁之第五陁也 相州林慮縣林慮山在縣西二十里南接太行北連恆嶽

按林慮山一名黃花山

按今武陟縣東南有武德故城其實唐之武德在武陟之北

修武之南

武陟西北至州一百里武德西至州四十七里修武西南至州一百二十里

乾隆府廳州縣圖志懷慶府河內縣及濟源修武三縣皆在太

行山麓東接衛輝府輝縣界北接山西澤州府界 衛輝府輝

縣太行山在縣西五十里接修武縣界有白陁太行第三陁也

又蘇門山圖經

澤州府鳳臺縣太行山在縣南南跨河南河

內縣界東北接陵川壺關平順潞城黎城武鄉遼州和順樂平
平定諸州縣界山以百數皆古太行也 碗子城在縣南九十
里太行山麓 潞安府黎城縣古壺關在縣東北二十八里太
行山口吾兒峪 順天府宛平縣西山在縣西三十里太行山
別阜也 又昌平州軍都山在州西北太行第八陁也 又宣
化府懷來縣軍都山在縣南五十里南與順天府昌平州接界
山西通志澤州府鳳臺縣太行山在縣南三十里天井關橫望
嶺諸峰雄峙爲山總會西南接砥柱析城王屋又西迤姑射中
條雷首東北跨陵川壺關潞城黎城遼州和順武鄉諸州縣又
東爲燕山至碣石縣互數千里隨地異名北接霍山五臺句注
蘆芽皆其支脈海內名山繇崑崙而下當以此山爲第一云

唐樞太行山記山自北紀雲中發宗行平定州至上黨遶沁潞澤衍互多起彰衛懷三府南受藩垣中原自是西奔爲中條至雷首東發爲燕山至碣石左右行皆其托祖故曰太行

禹貢錐指天下之山莫大於太行然亦必有所止經曰太行恆山至于碣石決無越恆山而仍爲太行之理述征記郭緣生所撰也括地志云太行山連互河北諸州凡數千里爲天下之脊

蓋亦據彼文言之厯觀傳記所載齊桓公懸車束馬踰太行莊

公人孟門登太行

蓋卽白陘又慕容永屯軹關杜太行

范睢曰

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蔡澤曰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韓桓惠王十年秦擊韓於太行上黨降趙秦昭王四十四年白起攻太行道絕而韓之野王降酈食其曰塞成皋之險杜

太行之道後漢永平十三年登太行幸上黨元和二年北登太行山至天井關隋大業三年鑿太行山達於并州以通馳道其所指爲太行者皆在漢河內上黨二郡唐懷澤潞三州之境蓋溢口以南四陘實太行山也并陘亦謂之土門廣武君所謂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者也古未有指是爲太行者然此在恆山之南卽以爲太行亦無不可若飛狐蒲陰軍都三陘皆爲恆山所隔不得爲太行太行雖大亦千里而止耳後世沿述征之說遂謂太行連亙訖於幽州有數千里之遠而其實不然

按自來言太行之大者多過其實胡氏辨之當矣然所以辨之者專以恆山不可越爲斷竊謂恆山若祇大茂一山則不足阻太行北行之路或出大茂之東則由并陘獲鹿正定折

而北經唐縣至紫荊關

卽蒲陰陁

分二支其一支西行至飛狐一

支東北行至居庸關

卽軍都陁

或出大茂之西則由平定北歷孟

縣五臺靈邱廣靈折而東達飛狐此二道者俱可北出然地

志於此諸郡縣絕不言有太行其支幹脈絡俱無可考山西

通志云恆山自渾源州發脈由飛狐嶺達曲陽又曰山脈自

雁門東北亂山橫迤由山陰應州至渾源起北嶽南入平州

關突兀聚五臺東繇靈邱太白隘門諸山騰躍入紫荊倒馬

此燕雲分境壤接山連之大勢也若然則飛狐旣爲渾源至

曲陽之過脈蒲陰又爲太白隘門之幹龍胥與太行無與而

軍都更可知矣大抵山之大勢或一山而隨地異名或數山

而連峰不斷異同之辨不可不審夫析城王屋未嘗不連太

行而不得竟指爲太行然則蒲陰飛狐卽與太行相接亦底

柱析城之類耳太行跨踞郡縣惟洪氏圖志爲覈實

洪說本雖指

而山西通志獨不及樂平平定則太行北麓至和順而止

井

在平定東若樂平平定無太行則井陘亦非太行矣

唐氏謂北發雲中至平定州恐不

足據

說見後

太行自河內至和順七百餘里其支峰之東西出

者河內之西至濟源其東逾修武至輝縣東西相距可二百

五六十里澤潞之西爲翼城爲絳縣爲陽城爲垣曲爲夏縣

其東至林縣東西相距可四百餘里凡盤亙州一縣十九云

本單人參出本注云今潞州平州澤州易州檀州冀州幽州薊州並出蓋以其山連亙相接故皆有之也

山西通志代州繁峙縣巖頭山在縣西南六十里延袤八百餘

里南連太行

疑當云南連太行延袤八百餘里

石崖巉巖此爲其首

按繁峙至平定三百餘里至和順五百餘里巖頭未必與太行相連昔人言太行皆云在河內郭緣生亦云太行山首始於河內蓋太行之勢自南而北故有連互幽燕之說巖頭之不得爲太行山首明矣唐樞論太行山脈自北而南殆因巖頭而誤會歟

律管說

宮律者率言黃鍾最長以次而短極於應鍾先儒無異義余謂十二律正律外各有半度有倍度至用於旋宮則黃大太夾姑仲蕤有半無倍林夷南無應有倍無半蓋宮生徵皆下生徵生商皆上生凡以陽律陽呂爲宮生陰律陰呂者用正律自得相生之序若以陰呂陰律爲宮生陽律陽呂則必用倍半之度如

林鍾尺二寸爲宮下生太簇八寸爲徵是林用倍律太用正律

也林鍾六寸爲宮下生太簇四寸爲徵是林用正律太用半律

也

唯蕤賓生大呂仲呂生黃鍾
爲以陽生陽用半而不用倍

竊意管之長短亦當以此爲準

黃大等七律以正律而含半度之聲林夷等五律以倍度而含

正律之聲

以全律高吹之卽各得所含之聲
或以管之中半各穴一孔亦可

然則林夷等五律

皆當長於黃鍾其次第宜列黃鍾之前黃鍾處十二律之中故

曰中聲亦猶徵羽用濁倍在宮之上故宮爲中聲也律管圍徑

以漢志三統之義推之黃大二律空圍皆九分太夾姑仲蕤五

律空圍皆八分林夷南無應五律空圍皆寸二分然後魏安豐

王嘗依班志作林鍾太簇二律吹之不合黃鍾商徵之聲皆空

圍九分乃合此得之校試殆無可疑且黃鍾之長旣居十二律

之中則用中數以爲圓徑尤爲得宜然則林夷等五律必用倍數益明矣

相生說上

或曰律之相生必三分損益何也曰所以定中聲也傳曰古之神瞽攷中聲而量之以制中聲者謂宮聲得清濁之中也非特黃鍾爲中聲十二律無非中聲夫律有清有濁此相生之法所由起也有倍度而清者亦濁有半度而濁者亦清是故以濁律生清律所生者之倍度必濁於生之者之正律以清律生濁律所生者之半度必清於生之者之正律視所生之正律幾何倍度幾何而生之之律必適居其中視所生之正律幾何半度幾何而生之之律亦適居其中假如黃鍾下生林鍾濁生清也林

鍾五十四少於黃鍾二十七其倍度一百八多於黃鍾二十七也是黃鍾之八十一適居五十四與一百八之中也林鍾上生太簇滿生濁也太簇七十二多於林鍾十八其半度三十六少於林鍾十八是林鍾之五十四適居七十二與三十六之中也非三分損益何以得此夫三分損一則得二三分益一則得四一者四之半四者二之倍三之爲數在二四之間是中數也有中數斯有中聲矣其隔八何也曰陰陽之道也律爲陽呂爲陰而律呂又各分陰陽見七律解陰與陰陽與陽不生也律與律呂與呂不生也陽律遇陰呂則生陰律遇陽呂則生各以其敘故隔八唯應鍾生蕤賓爲八變例說詳下篇

相生說下

相生之法或律呂相生或宮商相生律呂相生爲造律而設宮商相生爲旋宮而設昔之造律者不知管有幾何竝未知其長短之差於是先定一管餘十一管則用三分損益次第作之黃鍾至應鍾皆陽律下生陰呂蕤賓至仲呂皆陰律上生陽呂上生下生祇論陰陽不論律呂應鍾生蕤賓以陰呂生陰律仲呂生黃鍾以陽呂生陽律乃相生變例然仲呂原不必復生黃鍾而應鍾生蕤賓在兩截交會之間亦不必與諸律之上生下生相雜成章先儒徒斷於蕤賓大呂之相生而於應鍾蕤賓之間不覺其有異何也至仲呂再生則近於黃鍾不能自成一律乃知律管

止十二仲呂極不生故曰律呂相生爲造律而設也若夫旋相

爲宮一均之內祇別五音不須配律然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則音固與律相應律爲宮則律下生呂呂上生律呂爲宮則呂

下生律律上生呂亦無重上生者而倍半之度存乎其間矣見律數說有倍

半之度而無倍半之律何也倍半以聲言非以律言也

林鍾等五律以

倍爲正猶無倍也

論律則始於黃鍾終於仲呂論聲則始於黃鍾終於

南呂淮南有夷則之角夾鍾之羽無射之商仲呂之徵是仲呂復生黃鍾也蓋律窮而音不窮故得終始相生此旋宮之義也是故誤認律呂相生爲宮商相生則有增律之失誤認宮商相生爲律呂相生則變律半律紛紛百出而律愈壞不知造律與旋宮本不相謀且古人於仲呂之後未嘗增置一管亦未嘗別起一宮又烏得求律於十二之外哉

或問先定一管宜定何管曰黃鍾爲聲氣之元故當先定黃鍾自第二管以後損益相生其勢甚易惟最初一管空所依傍何由而定之況古尺旣亡所謂九寸者毫無憑準定律之

難實在於此及細思之亦自有可定之理其端在於空圍康成伯喈圍皆九分子駿孟康圍分三等鄭蔡爲是劉孟爲非安豐嘗試之矣

詳見律管說

凡大小同而長短異則短者清長者

濁長短同而大小異則大者清小者濁蓋大小雖同因以長短相形而大小亦異長則見小短則見大長短雖同因以大

小相形而長短亦異大則見短小則見長二者互爲其根

攷工

記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鄭注薄而廣則濁短而厚則清此卽相形之法狹不能使廣因薄見廣薄不能使厚因厚見八寸之管空圍九分必清於黃鍾所謂大小同而長短

異也八寸之管空圍八分必濁於太簇所謂長短同而大小異也然則漢志所言林太之度不合黃鍾商徵殆仍合黃鍾之宮乎夫管長九寸空圍九分管長八寸空圍八分皆是十

分其長以其一爲之空圍也欲定黃鍾之管不必問尺寸幾何但令空圍居管長十分之一卽得之矣書此以俟他日之攷驗焉

九寸卽作虛度亦可然既有此九寸之數何妨竟作實度周禮曰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律之有實度使於爲樂器也後代古尺失傳卽以爲虛度亦無不合八尺之表五寸之矩皆當作如是觀

律律論

上古聲自聲律自律故有五聲無七律律以立均十二律皆宮聲也宮爲四聲綱綱舉則目自張有黃鍾宮則自有黃鍾之商角徵羽不必借聲於大姑林南四律也周之七律以律準聲自是一時之制若執爲定法則自伶倫以來卽應有之何以至周而始有七律乎五聲猶五行也五行之外不容益一行五聲之外豈容益一聲善乎蔡邕月令章句曰以姑洗爲角以南呂爲

羽則微濁也

劉昭續漢書律麻志上注

可見角羽自有正音以姑洗爲角以

南呂爲羽非角羽之正音也蔡氏妙擅音律又生漢末去古未

遠豈漫爲此說哉夫自黃鍾至應鍾由濁而清也自宮至羽亦

由濁而清也二者齊其兩端而校其中間則宮羽清濁之差凡

五等黃應清濁之差凡十二等聲與律疏密參差不齊聲之數

奇宮商爲濁徵羽爲清角在清濁之間律之數偶黃太姑爲濁

林南應爲清無半清半濁之律而南呂又非極細者且律管長

短疏數不均而五聲則閒若一假令黃鍾九寸爲宮大簇八寸

爲商林鍾六寸爲徵則姑洗爲角宜得七寸南呂爲羽宜得五

寸今姑洗不止於七寸南呂不止於五寸故皆失之徵濁也其

實太簇之於商林鍾之於徵已不無少差故就五聲而論則姑

洗濁於角南呂濁於羽若論七音則角聲正叶姑洗羽聲正叶南呂何者聲多則位密也譬之階崇五尺均爲五級今增二級而階崇如故則五級皆非故步矣若律自律聲自聲則五聲循環初無欠缺若以律協聲則可以七律協七聲不可以五律協五聲何則姑洗林鍾南呂黃鍾之間各閒二律與他律相去疏密不均故也要之五聲變爲七音必全體改易非直於五聲本音之外漫加二音而已淮南天文訓曰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此文足與蔡氏之說相發徵宮商羽角言聲不言律是五正聲也角聲清於姑洗羽聲清於南呂者也聲至角窮矣今欲於角後益二音當以調者多用旋聲之法荀勖之

三宮陳仲儒之五調蘇祇婆之五旦皆是也

荀勗於旋律之中兼旋聲故有假用

之法誠知聲自聲律自律祇旋聲不旋律五調循環自然諸會

初無所假豈不直捷乎

隋志不列五旦名目至遼志乃譯之

蓋旦卽調也有婆陁力聲卽有婆陁力旦有難識聲卽有難識

旦猶有宮聲卽有宮調有商聲卽有商調鄭譯以七聲爲七調

以五旦當五律竝誤遼志云七聲謂之七旦又非也旦五而已

二變不爲宮故沙侯加濫侯利麓不爲旦此蘇祇婆本法也八

十四調乃

自律呂失傳其所旋者祇得一律亦不能辨其爲何

鄭譯新意

律然其聲自諧以不軼本律故也此法雖詳於後代實自古有

之隋書音樂志曰古有宮商角徵羽五引迎氣於五郊降神奏

之月令所謂孟春其音角是也然則經傳中不惟律呂多以均

言卽五聲亦多以調言周官三大祀樂孟子徵招角招戰國策

變徵聲羽聲可以爲證姚察諸人謂古無用商角徵羽爲別調

之法第弗深攷耳

言律不言聲皆宮調也言聲不言律皆黃鍾均也

十二律律主一均

宮
均成五調凡十二均共六十調是謂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

琴論·七
絃

初學記引三禮圖云琴第一絃爲宮次絃爲商次爲角次爲徵
次爲羽次爲少宮次爲少商此言或出於阮譔鄭康成之書或
出於夏侯伏明之書要是隋以前舊說也琴家悉祖其說更無
異議今以管子起五音法按之於琴則一絃爲徵實不易之理
似不當如禮圖所云然禮圖之說由來已久又未敢輕議予於
此蓄疑久之及觀鄭世子調絃說乃悟二法雖若齟齬而實相
濟相成觀其會通了無可疑爲之一快其說曰凡各絃散聲爲
本律之正音

散聲對按聲而言其實絃至龍齠不待按而自然著木矣何散之有朱子曰散聲通體之全聲也全

字以較散字爲妥
以音爲律亦非

第十徽實音爲散聲之母能生本律第九徽

實音爲散聲之子本律所生也一絃十徽實音爲宮二絃十徽
爲商三絃十徽爲角四絃十徽爲徵五絃十徽爲羽六絃十徽
爲少宮七絃十徽爲少商此古人所謂正調也按朱氏此說確
有至理夫五音皆中聲也內傳言中聲而曰不容彈其爲絃音
可知依姜夔法分琴爲三準自一徽至四徽謂之上準而二徽
八分居其中自四徽至七徽謂之中準而五徽六分居其中自
七徽至龍齧謂之下準而十徽居其中

琴絃全半同聲如以三
尺六寸爲全絃半之得

一尺五寸爲七徽又半之得九寸爲四徽又半
之得四寸五分爲一徽三準之分實由於此

中聲云者謂每

準中央之聲也其徽位自左而右亦各以徵羽居宮前試以下
準第一絃言之全絃爲徵十三徽爲羽十徽爲宮九徽爲商七

徽八分爲角餘絃遞退一聲故十徽與全聲必閒絃相應一絃
十徽與三絃全聲相應次絃十徽與四絃全聲相應三絃已下
準此然則一宮二商三角四徵五羽六少宮七少商者每準之
中聲也一倍徵二倍羽三宮四商五角六徵七羽者全絃及七
徽四徽一徽之聲也二者聲位不同適相應和得朱氏之說渙
然冰釋矣且夫操緩安絃必先求五音之正聲正聲得則清聲
濁聲若網在綱是故調絃必按十徽有正而不中者三絃已下
者六七兩絃若如俗說以一絃全聲爲宮則十徽爲角十徽爲
角則調絃所得唯角徵羽三聲爲正而宮商祇有少聲其正聲
竟無相應之絃何以審音而成曲乎史記樂書云絃大者爲宮
而居中央商張右傍此論徽位非論絃位蓋橫琴於前徽則自

左而右而絃則自上而下今云商張右傍其爲徽位明矣絃大者爲宮而居中央非十徽爲宮之明證乎凡以五聲命絃皆以中聲爲主中聲爲宮卽謂之宮絃中聲爲商卽謂之商絃國語云琴瑟尚宮明宮絃最大也沈括謂今之調琴先以管色合字定宮絃說者多非之予謂若以合字爲宮則非若祇以合字定宮絃則未爲誤蓋定宮絃非定宮音也定宮絃之全聲非定宮絃之十徽也一絃全聲應合字二絃應四字三絃應上字四絃應尺字五絃應工字六絃應六字七絃應五字朱氏調絃亦用此七字但用以調十徽則又誤矣蓋宋人唯誤以全聲爲宮故遂以合字應宮音朱氏卽宮音在十徽不在全絃得之矣乃仍沿合字爲宮之說移全絃之聲於十徽則胡竹軒先生論俗樂曰上卽宮也尺是纔訂一誤復生一誤卽商也工卽角也六卽徵也卽合之清聲五卽羽也卽四之清聲先生此

論初不爲琴而發而按之琴絃其默相符契如此可見理之確
者固不謀而合也朱子曰今人以中徽七徽爲重而不知散聲之
爲尊子謂七徽爲全聲之半中聲爲全聲之母全聲尊於七徽
而中聲又尊於全聲故必明乎中聲而後可與言琴不明中聲
則禮圖與管子之說不能融會貫通琴學晦而管色亦譌管色
譌而八音俱不諧矣豈細故哉

琴論二五
調

旋宮之法觀於琴而益著左氏五節五降此琴之旋宮也五降
之義有二或一絃而有五降或五絃而各一降朱載堉曰琴之
徽十有三惟第十徽與第九徽古人謂之中聲乃琴之最要也
朱子曰七徽之左爲聲律之初氣厚聲長音和節緩故琴之取
聲多在於此按三準以下準爲要下準以十徽爲要十徽所以

爲中聲者以其居下準之中也牽連九徽律從濁漸清謂之降
殊覺無謂中一而已若有二焉則非中矣律從濁漸清謂之降
鄭注樂記云凡聲濁者尊清琴從第十徽降至第五徽謂之五
者卑從濁漸清是自尊及卑琴從第十徽降至第五徽謂之五
節自十降九爲第一節自九降八爲第二節自八降七爲第三
節自七降六爲第四節自六降五爲第五節按朱氏詮降字甚
當其論五節則未盡然節與徽不同徽數止十三而節則每準
各五三準凡十五節泛音當徽則鳴不當徽則不鳴實音五降
則自下準之中聲至中準之中聲得宮商角徵羽五正聲此五
節五降之別每節各有首末降者從本節之首降至本節之末
不踰節也前後兩節之閒其地甚寬隨指得聲各有所用猶今
濁相應卽各聲亦自有清濁也許慎曰鼓琴循絃謂之徽降亦
循絃之謂歟不言五聲而言五節者聲必有節也言五節復言
五降者循而彈鼓琴循絃隨按得聲從十徽降至九徽之左皆
之乃得其節也

宮也爲第一降從九徽降至七徽八分之左皆商也爲第二降從七徽八分降至七徽之左皆角也爲第三降從七徽降至六徽四分之左皆徵也爲第四降從六徽四分降至五徽六分之左皆羽也爲第五降交五徽六分則爲宮之清聲在五降之後矣此一絃而有五降者也若以五絃爲五降則五絃皆起十徽皆止五徽六分大絃自宮降至羽次絃自商降至少宮三絃自角降至少商四絃自徵降至少角五絃自羽降至少徵至六絃十徽則爲少宮在五降之後矣此二法者理實相通蓋節止於五故絃亦止於五五降之所以爲五調何也陳仲儒曰琴五調調聲之法瑟調以宮爲主清調以商爲主平調以角爲主五調各以一聲爲主按宮爲音主以某聲爲主者以某聲爲宮也宮

聲最濁以某聲爲宮者以最濁一聲爲調主也主聲卽五正聲五正聲卽中聲中聲以爲主然後可以言降宮聲以降則爲宮調商聲以降則爲商調角聲以降則爲角調徵聲以降則爲徵調羽聲以降則爲羽調調有五則其爲中聲以降者凡五是爲五降姜夔論琴須轉絃以合調竊意琴一絃具五聲五聲具則成調然則琴調取諸一絃而已足不必轉絃也一絃一調層遞轉換自有條理第彈者不能以一絃成曲故必兼用別絃唯本絃所無之聲不可闕入或曰十徽之左有濁倍聲二可廢乎曰不可主調必用正聲所謂以最濁一聲主調者謂正聲之最濁者非廢濁倍也若廢濁倍何以成調且中聲之謂何不唯有二倍聲且有二少聲蓋羽調彈至少宮是爲五降之極

不容彈者非不彈也

不以爲調也其僕于五節之閒者但爲應聲不與五節並列
蓋二少仍是宮商二倍仍是徵羽九聲只有五節故非節外生
枝

瑟論

瑟二十五絃盡應何聲古無明說至宋以來多以十二律配之
嘗讀莊子徐無鬼有云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
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或改調一絃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
五絃皆動於此其來遠矣乃知瑟絃以五聲爲次不以十二律
相配也二十五者五五之數耳續漢書禮儀志云黃鍾之瑟二
十五絃宮處其中左右商徵角羽此與史記言琴見琴論正可互
證蓋瑟琴並用其理相通琴橫有五節縱有五絃五五相乘得
二十五瑟之二十五絃實由於此
二史所述可攷見古之遺制有黃鍾之瑟則必有大呂以下之
瑟是以瑟協律非以絃協律也

後世唯姜夔知此意其定瑟制二十五絃絃一柱別以五色五

五相次使肄習者便於擇絃絃具五聲

一絃一聲五
絃則五聲

五聲爲均

凡五均

是以二十五絃一律主一均一均又有五調姜氏所謂土均乃一均中之五調耳

二十五聲十

二律六十均四百二十聲

按五均二十五聲十二律六十均凡三百聲姜氏兼及二變故云然

調瑟制當以此爲定韓非子曰瑟小絃聲大大絃聲小是瑟絃

亦有大小也琴一絃具五聲瑟則一絃一聲故每以五絃當琴

一絃乃分二十五絃爲五段絃之大小亦分五等第一至第五

視琴之大絃第六至第十視次絃第十一至第十五視三絃第

士六至第二十視四絃第二十一至第二十五視五絃其施柱

則依琴之下準第一絃柱位距右隱三尺六寸如琴之全絃第

二絃三尺一寸五分如十二徽第三絃二尺七寸如十徽第四

絃二尺四寸如九徽第五絃二尺一寸如七徽八分下四段柱

位俱與首段同瑟柱如雁行而直視則爲五列每段首絃一六等絃

之柱最在左末絃五十等絃之柱最在右其三八等絃之柱適當左

右之中皆中聲也續志之云專指首段猶史記言琴專指大絃

也琴絃右高於左瑟絃左高於右而聲位同至於調均之法則每段爲一調猶琴之

一絃一調也但合調必用清聲而瑟之清聲唯有少宮少商餘

俱未備宜就相近之絃或在本段上或在本段下移柱以取之如首段爲宮

調其序一倍徵二倍羽三宮四商五角其清聲可取諸第二段

第二段本屬商調其序一倍羽二宮三商四角五徵惟徵不動

餘四聲皆移其柱於徵右使各得半聲羽三尺六寸移至一尺八寸餘倣此以爲

宮調之正徵正羽少宮少商少角是每調用兩段十絃也別絃

仍可兼用又琴每節閒各有細分瑟不按彈無分聲可取姜氏
謂二變之聲抑柱後角羽而取之予意二變不必有而分聲不
可無用姜氏取二變法以取分聲抑有輕重聲有等差雖不能
如琴之細而得聲較多然則彈瑟者左手指法亦不可不講也
史記曰琴長八尺一寸郭璞注爾雅云瑟長八尺一寸俱不適
於用且瑟之取聲在柱右故柱右最左之柱之長宜與琴等樂書計
瑟之長短恆以隱閒爲度隱閒八尺一寸則柱右短於琴矣豈
其然乎惟風俗通云琴長四尺五寸瑟長五尺五寸長短適中
庶幾得之琴嶽之高亦無明文大約八十分絃長之一瑟隱不
拘高下而柱之高於隱須與琴嶽之高相準姜氏定柱高二寸
七分嶽崇一寸八分是柱高於嶽九分蓋柱右七尺二寸倍琴

之長也雖形制過大而高下短長則適相稱云聶崇義三禮圖引世本云包犧氏作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乃破爲二十五絃具二均聲此二均與姜氏五均不同五均謂一律而分五調此二均乃二律耳一瑟當一律破五十絃爲二十五絃則分一瑟爲兩瑟故曰具二均聲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二十五終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二十五終

仁和葉維幹校
上海范本禮校